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七

與夏古彝

箴言書院經費胡文忠在日不妄取一錢此項無出故鄙人願與希菴薄助費貲至文忠沒後則奠金所入當以修書院爲策一義不宜以奠金專作私儲而書院又籌別款也目下奠金尙存若干請卽全數提出修建書院及早完工如有不足敝處當續送千金再不足乃求助於希菴及官公庸公等處苟可敷衍完工則不復畱求諸公矣以胡府之世德文忠之忠勳其德配哲嗣斷無衣食不裕之慮請放手行之至以田租爲彌補修建之資則萬萬不可未經成事先已欠債斯豈可久之道癸亥年

一切修理完竣甲子年延師課讀不可緩也敝處千金或今冬或明春可由長沙寄往聯額俟工竣再行寄往

覆李希菴中丞

接九月十七日惠書知台旆安抵湘潭病體日愈至以爲慰金陵自地道轟裂大戰搶堵後該逆漸已鬆勁賊之地道被我軍掘洞與之相迎賊洞五六處皆未成功現已堅守四十六日或可化險爲夷蕪湖金柱關一帶已臻穩固水師先後搶奪賊之戰船近百號民船更多眷靈在甯國城外又小挫一次該軍病故者獨多又經兩次挫衄難期遽振然凱軍城內主守靈軍城外主戰當可勉力支持自台旌別去鄙人憂灼迥異尋常若各

路化險而得安則如天之福也僧郎旬日內無吝緘不知余覆奏苗練一疏不至大拂其意否勝帥又奏調苗軍入秦殊爲可駭此公若久司兵柄斷不能了事也廣東釐金已報解三批敝處十二萬左處八萬此後印渠爲督萃農爲撫當更順手上海於九月二十二日又獲大捷厚菴病體日愈水師助守金陵甚爲得力附告以慰垂廬

致左中丞

久不接惠書未審九月二十二日以後復猛攻如故否所示思得一攻堅之法擬試用者果試之否金陵舍弟一軍刻已穩固初五日破賊壘甚多聞忠逆竄派六七萬人回救嘉定蓋因少

荃九月二十二日之捷殺賊極多故分賊回顧蘇崑老巢其偽
侍王是否回浙信中並未提及灣沚之賊竄入清弋江之西霆
營糧路已斷深可危慮春霆豪無布置鄙人久已憂之而無術
代爲補救將來黃文金等內竄江西恐不能不煩薊軍至景鎮
一行景鎮爲弟與閣下暨沈帥三人所共守亦爲犯江之賊所
必爭自礮堡築成之後較往年貴部憑河而守難易何止霄壤
卽靠城出擊亦尙易於見功若薊泉力能辦此則台端溥惠徽
邢諸軍亦大有造於江西也

致毛寄雲中丞

頃接黃南翁十月一日信擬請江達川方伯帶勇二三千來皖

極妙極妙目下之急不在金陵而在甯國看來鮑軍殆難久支
鮑若疎失則張軍困於甯國城內亦無倖全之理皖南危而江
西必受其害吉凶總不出十日之內如果鮑軍不支甯國決裂
則敵處一面堅守徽池二府一面擬奏調味根一軍隨遶川東
來由江西出皖南或可補救萬一若鮑軍幸而轉危爲安則不
奏味根之部專請遶川帶勇來安慶耳

致李少荃中丞

旬日未接惠書未知滬上軍情何如僞忠王以初五夜自金陵
退竄回顧蘇崑計冬月開松滬又將喫緊張樹聲等五營已札
令迅赴上海旋聞甯國危急異常又緘告幼荃令其暫留蕪湖

現尚未接覆信不知該五營遵前札而行乎遵後函而留乎白齊文一軍至今未到即可不必再來金陵極危極險之時已早過矣馮竹漁丁外艱奔喪萬里所費不貲渠擬由上海回廣東一行張羅經費再由輪船進京以達陝甘道經滬上以及門之高足爲出塞之孤熒想閣下必代謀萬全無俟鄙人贅陳也

覆李少荃中丞

白齊文之軍既未啟行即可竟作罷論張樹聲等業經札令由蕪湖起程回滬嗣聞賊由灣沚上游竄過清弋江之西岸甯郡岌岌可危蕪湖亦殊緊急仍畱樹字五營在蕪操練以佐聲威俟吳長慶疏長庚等四營募就接守蕪湖卽令張樹聲等回滬

大約極久不過多畱半月耳張景渠之畱不能不請左帥作主
做處自三辭節制浙軍之命嗣於浙事概不與聞閣下曾奉
有審辦此案之旨或當與左帥聯銜具奏粵東換印渠爲督
萃農前輩爲撫釐務可不掣肘然筱泉書來每月辦成不過十
餘萬金徒負專利之名並無救貧之實則亦不欲久貌腥羶之
號耳

致李希菴中丞

病體大愈至以爲慰金陵業已解圍蕪湖金柱關平穩如故惟
甯國鮑軍危急蓋營官病者太多死者四五員又三次小挫故
強軍頓變爲孱弱幸水路糧運雖斷陸運尙未盡梗老湘營守

定郡城米糧可支兩月春霆老營濠牆堅固或可轉危爲安苗
寧屢殺穎壽湘軍勇夫意在挑釁欲我軍先動彼乃有辭以稱
亂耳之純方伯有稟請示鄙意此時米糧不足守無把握營頭
太散戰無把握批令姑且忍耐將來總不免於打仗非閣下還
營僕不敢以剿苗之事委蔣之純一人之純去苗最近安危祇
在呼吸恐蠹虎不成反類狗也

覆左中丞

目下春霆本營宋國永青弋江分營似已站住而旌德又甚危
急守旌者爲朱雲崖三千五百人而病者在一千以外凱章因
病回籍頃過安慶言渠部下尙能堅守宣涇二城但不能出戰

茲因旌德危急弟又札凱部由涇援旌無聊之計固知其無濟也看來皖南終必決裂不知繩絕始於何處極思調薊泉生力之軍一救皖南之急又未知尊處近狀何如恐因皖而累及浙滋不敢耳

致王鈐峯

貴軍赴援旌德不宜走東路宜由休甯之潛口過湯嶺出烏泥關由譚家橋廟首以至旌德最爲直捷既可解旌德之圍並可防賊竄太平之路賊一至太平則處處空虛防不勝防矣閣下素能以少勝眾湯嶺一路多山正用少之地也

致嚴渭春中丞

九洑洲之賊衝過江浦浦口各營上犯和舍一帶弟調希菴部
下毛蕭兩軍赴廬巢堵剿業經咨達冰案自和州以至武漢除
廬州安慶有兵外千里空虛弟調蕪湖五營守無爲州調毛守
巢縣調蕭至廬州計期均趕不及與上年二月狗逆由霍山英
山竄陷黃州德安相同敝處兵力盡防南岸目下鮑軍糧路未
通南岸尙十分危殆而北岸復有大股內犯憂灼曷極除希部
外別無可調之兵務祈尊處撥兵二支一支近守黃州一支遠
守桐城庶鄂省之外門內戶俱有準備希帥部下將軍分守潁
州霍邱兩城成軍分守固始三河尖兩處王載駟兩營守六安
均嫌單薄其壽州正陽兩處防兵不得不抽出將該城與關仍

還苗黨此中亦具苦心邱帥既加意牢籠苗練目下必無反復之理所慮者馬融和一股必圖與九洑洲新竄股匪聯絡一氣大約廬嶺六安三河尖麻城黃德七處該逆熟悉之區又有戰爭不休之日耳自愧防範不密重貽鄂邊之咎祇增慙憤

致蔣之純

日前奏明江北緊急擬抽出壽州正陽防兵以釋苗練之疑而籌廬巢等處之防鈔稿先送尊處不知到否九洑洲之賊業已衝過李世忠營盤上犯和州一帶廬巢之禍即在目前已調諸軍赴廬貴軍撤出壽州正陽專守廬霍茲有與僧邸一咨一函特囑閣下專人送僧邸大營至撤兵或遲或速亦聽尊裁但聲

言南路應巢緊急抽兵回防苗練官爲僧郎出力爲國家剿擒便是官兵撤去壽正之兵以釋其疑如此立言平平淡淡正不必作大驚小怪之辭也

致彭雪琴侍郎

無爲州城四面皆水不知冬令水涸尙有若干深若干寬若部下舢板能扼守水路要津俾賊不得至無爲城外則樹字五營徑紫巢縣東關是兩全之道也若水師不能扼防則樹字等營仍宜先守無爲保全產米之地祈閣下熟商行之至上海之事目下必已大鬆張樹聲等姑緩東行且畱以保桑梓之地待半月以後蕭毛等軍到齊則張吳等營可同赴滬也

覆吳竹莊

一樹字等五營守無爲州極好極慰惟大風雪雨不知果能渡
江否若賊未破和含則樹字五營進無爲州尙可搶在賊前守
待該州北岸總司徐徐料理

一周萬倬不復赴涇援旌已發去信札矣蕪湖爲南北兩岸第一
一要緊地方團防三營兵力太單周鎮仍以堅守蕪湖爲是不
必令其移守廬江

一大礮守壘之說余向不以爲然沅還兩軍好用大礮心竊非
之今閣下屢次堅請明日準解礮五尊配齊大子羣子火藥送
至尊處事勢雖萬分危急而南岸以金陵甯國金柱蕪湖爲要

北岸以廬州巢縣西梁無爲州爲要目下力不能顧巢縣姑且
顧此七處待事機稍轉再顧他處王峯臣之新軍不甚可恃不
宜用之還當悍賊

致官中堂

九洲之賊衝過李世忠各營銳意上犯日內警報紛至和舍
無巢四城迎濟東關銅城關玉溪口四隘並無一兵失陷卽在
目前西梁山有舍弟派來之千人應郡有石清吉二千人均嫌
單薄不知能堅守否自廬郡以上如廬江舒桐潛太宿望英霍
及鄂之梅濟二縣十餘州縣皆閣下鄂軍數年苦戰而得者該
逆如長驅西犯均恐不保奈何前見大疏鄂中防兵布置極爲

周密然分守要地外僅有楊朝林王桐柏兩支游擊之師潛見
所添趙旣發一支不知已成軍否九次洲北竄之賊爲數甚眾
洋鎗甚多若竄鄂皖之交恐非楊王趙三人所能抵禦敝處雖
已調蕭毛二軍亦尙嫌其非獨當一路之才國藩欲奏請多將
軍東旋援皖旣不敢違屢次肫切之 旨又不忍失秦人雪冤
之望若以軍情論之多部如穆楊王趙石諸將皆留鄂皖其弁
勇亦皆不願西征相繼逃散多公入奏則處目孤之勢旋皖則
操必勝之權弟意欲將此等實情入奏不知閣下之意略相符
否若多公萬難東旋則弟擬奏調江味根軍門來駐皖鄂之
交味根新 簡貴州提督奉 旨入黔劉印渠擬奏請入粵尙

未定局其軍中三千餘人現住長沙若弟與閣下意見相合卽可一面具奏一面咨調東來較之禮堂東旋則便捷多矣味根之才弟不深知恐尙難統率一路弟令其兄達川方伯與之相合達川調度外事味根專主戰守若駐廬郡舒桐一路必可勝任鄂軍及弟軍在舒廬附近者均可歸渠兄弟節制是否有當特此奉商

覆毛寄雲中丞

前接惠書以軍事無利心緒煩亂尙未裁復茲又接環章以甯國危急之故遠勞蓋慮急籌補救感喟何極春霆半月無信不知糧路已通否軍心稍完輯否刻下危險之症又不在甯國而

在江北金陵忠善大股渡江攻九洑洲官營分股攻浦口各營
衝過江浦直竄和州以上含山巢縣失守自和州以上直至黃
州千里空虛大股悍賊長驅上犯竄屬不堪設想弟調蕭軍門
八營赴廬州毛觀察七營赴巢縣又截留張樹聲五營守無爲
州吳長慶四營守廬江均恐落在賊後且縱能守而不能剿則
皖北糜爛終無已時擬仍奏調味根軍門東來與達川方伯兄
弟相合駐紮廬州舒桐一帶爲皖鄂兩省長城味根現有部卒
三千餘人不必添募到皖以後敝處可撥數千人隸其麾下鄂
軍之防桐城等處者亦可歸江氏兄弟調度如此布置不知味
根樂從否不知 朝廷俞允否先此奉商

覆左中丞

前此猛撲金陵官營弟亦擬僞侍王尙未到場近日六郎橋秣陵關一帶賊機大動又自東壩抬船西來意者僞侍此時方來猛犯乎抑分黨北犯和巢掣動南岸兵力乃更圍撲金陵官營如忠酋十年故事掣官兵援浙後乃折回大戰和張之故智乎北岸自和舍巢三城陷後賊卽踞巢縣未動弟得以數日之內截義渠之二營助石清吉防守廬郡調蕪湖張樹聲等五營守無爲州截少荃甫招未成之四營守廬江縣調希菴部下蕭軍門慶衍毛道有銘二軍會集舒城以爲迎剿之師又擬調江味根一軍與達川方伯合駐桐城潛太一路如賊來少緩或可不

遽決裂春靈陸運未甚通賊亦尙未猛撲再待一月則新勇
將次補齊或可一戰旌德之賊分股陷績溪者經鈴峯大捷克
復其正股由太平至黟縣去祁門僅六十里弟前函告鈴峯囑
其以太平一路爲重恐聞信較遲或落賊後也近日事機不順
一波未平萬波隨動而洋人要挾之端日新月異自維淺陋謬
任艱鉅日復一日詒誤方大卽當據實投劾避賢者路仍以散
秩効力軍中與之終始倘鈴峯不能了祁門景鎮一路又恐掣
動尊處全局滋足愧耳

覆郭憲城

前接惠緘未卽肅復此間近狀備詳彙報軍情疏中疏甫繕畢

接祁門失守之信軍勢又爲一變徽州休甯旌德三城糧路已斷朱唐萬無能守之理江西饒景一面處處喫重不得不改請味根軍門援剿江西味根萬人之約係因江北廬州一帶地勢空曠宜於用眾故有此議若江西及徽屬萬山之中則五千人儘足獨當一路請閣下商之寄帥就近撥兵接防騰出味部三千并續招之一千席道之一千迅赴江西能於年內馳至袁州一帶俾江西不至糜爛外以保皖浙之餉源內以固湖南之東防一舉而數善備味根移師江皖諭旨未必俞允然敝處不得不再三懇請益味軍在江西不特爲皖浙之利卽湖南時有緩急亦可就近回顧適曰吾鄉亦嫌空虛祈王成此事至懇至

繼

覆彭雪琴侍郎

運漕全無陸兵水師無能守之理徒傷船上之精銳耳頃據李幼荃信該鎮業已失守各營戰船想已退紮玉溪口祇要玉溪西梁兩處不失大江上下民船往來無礙大局總可支持西梁玉溪口兩處僅有陸兵千人實嫌單薄務祈閣下選派好營好哨至該處協同陸師堅守至懇至懇此外又有黃麻渡一處係王可陞新紮之所鮑軍水運所必經亦求酌派舢板數號長駐彼處俾鮑張糧路日穩則南岸事猶可爲國藩所諄求閣下者惟此三處此外則閣下自行斟酌調度

致李幼荃

前兩次緘囑貴軍專主守城不必下鄉禦賊想均收到賊若來
攻無爲必係大股四面長圍遠斷接濟不知城中已辦百日米
糧否蕭毛進兵之路究應由無爲先打運漕乎抑從柘皋先打
巢縣于先赴無爲以打運漕有數利數害蕭毛由三河以赴無
爲米糧子藥均可由水路運送人數雖多不至缺乏州城之接
濟亦斷不能斷一利也蕭毛雖係勁旅然與數萬賊相遇尙嫌
彼眾我寡由廬北柘皋以至巢縣係用眾之地且係用馬隊之
地蕭毛無馬隊又無後繼之師由廬郡柘皋一路竄嫌孤單若
由無爲以進運漕則係用寡之地且係用水師之地彭雪琴部

下水師船儘可助力樹宇等五營亦可微助其力南岸若鬆王
可陞周萬俾等皆可調來助力軍有後繼先立不敗之地二利
也賊之前隊在巢則運漕和含銅城間等處卽是賊之後路我
攻運漕抄賊之尾截賊之歸路亦賊所最忌者或以全力禦我
不暇進圍廬郡是我用兵一處而保全兩處矣若由柘皋進兵
則斷不能保無廬二屬之糧三利也巢縣前有堅城後有曠野
一攻不利則頓兵城下無計可施進退兩難若先攻運漕縱不
得手上下百餘里處處可以進兵四利也北路無一支大軍巢
賊得以橫行於柘皋梁園店埠軍不得勢一害也賊畱數千人
堅守巢城而以大股數萬越過廬郡直衝舒桐或由舒以竄六

霍或由桐以竄潛太二害也二害雖係至鉅之患而四利究屬至穩之著請閣下與梓鄉各營官哨官熟商商定後一面函復敝處一面詳告鶴九太守爲要

覆郭憲城

曰內方以祁門之變江北之警憂危竭蹶而舍季弟遽以十八日卯刻溘逝七八月久瘡之後本難支持重以援賊到後四十六日之勞苦故十月初五賊退遂以初九日大病一發而不可復治始信憂勞果足傷生也達川到此已十餘日樸實耐勞鄙人夙所期之多條理而少官氣者庶幾近之必可相與有成肅毛兩軍齊集舒城曰內由廬江無爲進兵先攻運漕春霆亦將

於日內開仗屢挫而驕氣未除黨多而眾心不一竊以爲憂古
賴等股萃於太平后隸等縣不久當爲江西之害務請設法代
催味根於臘底馳至萍鄉一帶援救江西至感至感

覆郭筠仙

連接惠書未得以時奉報良深悚仄前此寇氛四偪頃又遭舍
季弟之喪無復意緒和含二浦之間羣賊劇集此後適信愈難
謹就應商之件條報如左

一江達川方伯到皖已半月鄧伯昭與之同來前因和含巢縣
之失竊調味根單援剿皖北旋因祁門失守又緘請味根由江
西援剿皖南中外皆催希速速出僕以希病竇重未忍催迫惟

公自能亮之

一裁撤通商大臣一疏至今未發公與薛公所持之議自精自正不才則以江督一席業不勝其竭蹶而又重以洋務則有顛踣而已鄙人非畏事者亦非不願與洋人交涉者特祇此菲材祇此曰力自昧爽以至夜分從未能了本日之事沛然無恨實不敢以洋事自任公有何術能令既裁此缺之後而諸務仍不由敝處判斷乃爲妥善否則凡事皆有主稿衙門既裁彼缺敝處將安逃耶此疏仍請薛公主稿具奏爲是

一鹽務之事非打開九洲長江暢行終無辦法目下官私之鹽皆顧輪船拖帶而總理衙門與薛公力持不可用輪船拖帶

鄙人竄別無良策也

復鮑春霆

頃接來緘驚悉尊堂太夫人錦堂棄養竇發沈輝閣下至孝性成驟嬰大故哀慟迴逾尋常急思奔喪回籍乃人子之至情惟閣下統領雄師獨當一路正值萬分喫緊之際卽曰當專摺奏明仿照咸豐六年福將軍在江甯丁憂之例奉旨後在於營旁民房寫孝二十七日目下請節哀順變公而忘私仍以軍事爲重力支危局甯國之艱難已歷四月全賴閣下與各營官勉力撐持再支一月則米糧已運足朱軍必到青陽熊鎮馮鎮之新勇必陸續到齊一交新年貴軍補足勁旅又可復從前之舊

掃清甯郡之賊克復金陵再行奏請回籍則哀榮備至矣

致左中丞

頃接大咨已派克菴廉訪統帶十營來此援應有益於徽邇有益於饒景實深感佩服實深敬服朱雲崖旌德一軍本防賊由徽甯夾縫之中竄入太平石埭今賊匪業踞太后兩城則已破我藩籬而朱軍反隔在賊外糧路四梗無能守之理久思撤回朱軍棄旌德而不守適因青陽爲南陵涇縣後路諸將求派人防守遂調朱軍出守青陽已咨達冰案矣金陵之賊曰內讎讎欲動益侍逆至此始大舉也舍季弟物故沅甫久勞之後繼以憂傷又撥出五千人分守東西梁山玉溪口等處不知能再禁狂

風惡浪否春霆聞訃丁母憂雖以緘牘慰留而其軍心渙散逃亡相繼殊堪隱慮弟秋冬以來百憂震撼下游軍勢便同弩末徽州與江西之事全仗大力維持瞻企何已

致楊厚菴

春霆在高祖山清弋江一帶日內危急如故小淮密對岸又被該逆占踞水運不通陸運可危非竭力一戰將灣沚打開大局將不可問九舍弟派劉南雲三營來無爲州似可調至南岸會合周吳六營共八千餘人專剿灣沚求閣下傳齊諸將詳細指示共分三路臨陣之調度以南雲爲主事前之布置進兵之路徑概請閣下爲主水師應否同進亦請酌度閣下未統陸兵本

不敢以此事奉託緣春霖十分危急舍此別無援救之法耳

致官中堂

運漕既克北岸聲威稍振又調蔣之純四營先至六安以備堵禦舒城桐城一路之用鄂邊應可無虞竄擾惟南岸鮑軍糧路迄未大通甯郡關繫至大鮑若不支則皖南數城均恐難保弟日夕憂灼專在此路承閣下協撥六營與紮涇縣何紮南陵附近均有大益然地勢太闊途涇太雜慮終難保全糧路耳

致沈中丞

今冬徽甯之賊未甚決裂不遽闖入江境已非初願所及明春古賴黃胡兩股終恐不免爲江西之累景鎮爲西北重鎮閣下

以全神注此又撥重兵駐守樂平以保景鎮之後路以理勢揆之可期萬全惟聞米糧子藥俱不甚足似須飭局寬爲籌撥江味根一軍東來子藥擬求湖南協濟銀米二宗總台義不容辭惟力是視仍求大力設法供支曷勝禱企

覆李希菴中丞

撤正壽防兵一節人皆不以爲然惟閣下力贊其妙文章佳處作者難閱者亦不易也肅軍門克復運漕後請調毛軍同攻銅城閘鄒意毛軍現紮石澗埠防巢賊竄廬江三河桐舒之路不可撤動因飭肅軍堅守運漕且度歲後再看葢內而廬郡及無廬舒六等城三河石澗埠皆已設守外而玉溪口運漕西梁山

皆爲我有巢縣賊勢已孤當難久踞皖南鮑軍糧路迄未大通然相持已久或亦可以保全不出閣下所料雲崖棄旌德後至今未到池州積習未能盡改殊失所望舍季弟靈觀至安慶停留十日蒙 特恩追贈按察使實出望外存沒啣感報稱良難覆左中丞

春霆近未開仗恐賊擾三山糧路弟又於金陵撥劉連捷三營扼紫三山東駐數營西駐數營甯國之事不特春霆漫無成算卽弟亦忙亂可笑所幸石太之賊漸少徽甯寇氛不惡涇縣南陵得以少安甯郡不遽決裂意者侍逆聞嚴州之變稍糾石太涇旌等賊回救浙江乎營頭日多統將日少賊匪日多餉項日

少不知後此如何支持

覆毛寄雲中承

前承手教以舍季弟之喪殷殷慰唁彌增感愴冬月杪以寄
諭垂詢季弟紮營之處覆奏偶爾陳及遠蒙優詔褒嘉贈官
給卹聖主之於寒門恩寵不貲存歿均感報稱良難殫觀在
安慶停畱旬日計二月可抵敝鄉擇期歸寔志長年促歎惋何
極承示江味根軍門剿辦蓮塘股匪未便令其停頓致棄前功
應乘此聲威合力蹙之弟斷不敢顧此遺彼強之東來請閣下
告知味帥專力蓮塘神不外散收此九仞及泉之功再敦千里
赴援之義此間近狀略臻平穩劉南雲三營屯紮三山專保春

靈糧路朱雲崖甫到池州青陽之賊即退大約糧路不梗即飽
軍可全甯國可保開春新勇補齊蹙營可期再振北岸克復運
漕在銅城閘獲一勝仗金陵亦獲一大勝足慰垂注

覆李少荃中丞

接臘月二十五惠警敬悉一切劉仲良與黃昌期等水陸由福
山入常熟志氣甚盛礮火可恃或者易於得手程郭進攻崑太
終嫌地廣兵單攻之難得得之難守殊深懸繫樹慶九營本不
應久畱上游况閩粵處需人萬緊之際豈忍強畱各營顧此遺
彼惟目下無慮防務實有不能遽鬆者肅軍克復運漕後進攻
銅城閘鏖戰竟日未能得手毛軍駐紮石澗埠在芙蓉嶺敗挫

一次賊雖不甚悍而人數頗眾洋鎗亦多蕭僅足以自立毛尙恐難支撐若無廬不設防兵則該二城及桐舒以上皆將蹂躪不堪敝處新立之軍有申夫鈞字五營周寬世銓字五營其湖南調援之江味根雖未必果來而席觀察寶田之三千人可期必至此三軍者有一至皖卽令先赴無爲暫防而令樹慶等營星馳歸滬大約至遲不過三月初旬早則二月或可成行伏祈鑒亮春筵營中米糧足支一月勇缺亦將次補足青陽於臘月二十三日收復雲崖入城防守皖南危局或可勉強支持附呈一二以慰塵繫

覆彭雪琴侍郎

池州并次接奉惠書添兵之說鄙人亦籌之再四北岸兵力止此無可再添去冬調蕭毛之兵將壽州正陽關退出讓還苗練中外皆不以爲然鄙人亦深以爲歉今若再將成大吉軍調出三河尖亦退還苗練淮上形勝全失斷斷無此辦法自成軍外別無可撥之師閣下所深知也巢含等處外間皆言其並不凶悍蕭軍不能克銅城聞毛軍又挫不知愧恥反以兵少歸咎於上殊不可解將來希菴到後自有定論也目下續行北渡之賊不知實數若干僕因蕭毛皆不善戰故僅以守竄之豈謂北岸之賊不宜急剿哉

致江味根

小淮密壘潭西河之賊皆退鮑軍糧路大通皖南局勢漸穩將來定請閣下由北岸進兵與希菴中丞分兩路進均至九袱洲會齊該洲賊壘甚小能攻破固妙不能攻破則抽兵三千掘長濠以困之而希帥與雄師皆渡江會剿金陵該處係洪逆老巢雖城大而堅而羣賊實猜嫌無固志未必全無可圖務望台旃迅速東來相助爲理至感至荷

致彭雪琴侍郎

灣沚收復至慰至慰茲札飭王峯臣全軍駐守灣沚何紹彩四營駐守西河騰出靈軍進剿新河莊水陽鎮金寶圩大官圩直

至東壩必使青弋水隔兩江固城石臼南漪等湖盡爲我有庶甯郡蕪湖金柱可保萬全尊處火藥安慶只能月濟一萬仍由江西撥解一萬池郡所防者乃石埭太平旌德之賊與西河灣止無涉張錦芳一營仍當畱守池州北岸內河大小不必處處置船也

致李希菴中丞

國藩至金陵查閱一切尙屬穩固甯國附城及西河灣止小淮甯之賊一律肅清自去秋各軍大病風波奇險卒能轉危爲安竊爲天幸刻下北岸喫緊李世忠浦口九洲洲各營被賊攻陷上竄巢含等處毛竹丹兵力單薄已調劉連捷三營助之若肅

毛辛保萬全則恐其直趨桐城上犯鄂境務望台從迅速出山
由楚皖之交入手攻克巢含直下浦口九汭洲卽行南渡主持
會剿金陵之全局亦猶七年從上巴河入手攻復二蘄廣濟直
下小池口乃成潯郡合圍之局也

致安慶司道

國藩自雨花台營盤回至舟次擬至九汭洲一看日內大風未
得前往聞江浦日內喫緊巢含無爲以上尙無警報劉連捷三
營北渡計已抵石澗埠但求該處與無爲三河無恙北岸大局
自穩也左帥已克復東陽義烏諸暨等城蔣方伯進圍紹興滬
軍進援常熟聞已解圍計偽忠王兼顧杭紹蘇州東壩三處必

不能以全力竄犯皖北國藩俟風減轉棹西旋尙須至蕪湖一
晤春靈慰留不令歸藉

覆李申夫

此次賊竄江西鄙意當分湖口景鎮兩路而景鎮賊勢尤重現
請春靈由建德直趨景鎮另贛泰達左右尊意欲用船載七成
隊沿江探賊登岸一擊似可不必一則賊行岸上距江濱二三
十里不等待我軍探明登岸而賊去又遠矣除湖口外賊無可
停駐之處湖口若能守則萬泰率兵千人當可保全若不能守
則安危卽在三日之內亦非貴軍所能趕及也一則春靈進剿
景鎮一路荒涼無米可買渠不善經理此等雜務必須閣下親

駐建德代集料理米糧子藥等件乃放心前進東流爲建德之
後路或酌留兩三哨人與水師相依護聽候裁奪春霆到建德
後望閣下星速前往與之熟商一切分條見示

覆郭意城

自二月初將甯國各賊擊退宣州鮑軍無恙意謂或可小休不
料黃老虎一股由旌德石太上竄分犯湖口景鎮兩處北岸續
渡之賊攻陷江浦浦口橋林各營由巢縣圍撲廬江日內警報
紛至沓無大枝游擊之師承草奏權衡輕重仍請以味根一軍
東下剴切軒豁已邀 俞允敬懇函催味帥星速前來陳大瀝
擒匪竄擾黃麻鄂軍小挫若巢台之賊竄入鄂境髮擒合勢全

局皆震味軍終以在北岸爲宜研香三千人似又不能不先赴撫州以重江西中權之勢而顧吾湘東路之防味研本不宜分鄙人用兵向亦欲順該軍自然之性不甯生吞活剝瓜剖豆分惟味根自長沙啟行當在一月以後而南北兩岸是否決裂消息計在一月以內請令研軍先赴撫州以符初議而味軍到長沙後則請閣下察南北兩岸之孰爲最急以定趨向可也楊炳軒自是有用之材而隔省勒掎其難十倍應俟與潤春中丞商定乃可發給寶收執照之類國藩至各軍查閱往近一月氣象似均安穩精神亦不散漫浙軍肅清浙東漚軍已解常熟之圍以理推之官軍應有起色而春來陰雨連綿乏晴暄朗暢之象

南北岸驚波迭起抑又何也

致毛寄雲中丞

今春餉項之絀爲數年所未見二月分僅贛局解到銀四萬兩
江西省乃至不名一錢廣東亦渺無音耗東征局以提餉哨船
覆溺洞庭嘗期不到統轄七萬餘人而缺餉若此決裂之患卽
在目前久思乞援於台端而盡歡之求竭澤之需欲言而輒止
因思軍士嗷嗷無銀或尙可搪塞無米則斷難支持不得已求
閣下惠借各屬積穀三四萬石一俟新穀登場卽由東征局買
補歸款所以不敢多借者以東局入款有限恐秋後不能歸償
也如荷慨允卽請指定近河州縣倉穀於四五兩月委船解來

卽與協濟巨款銀兩無異萬眾食德實無涯涘

覆郭憲城

北岸之事有寇軍與彭毛劉各軍以禦下游忠酋大股有成幸
兩軍以禦上游擒匪一股應足支持南岸之事古賴等及浙東
敗匪腐集徽州克菴桂生鈐峯諸軍尙有難於支撐之勢黃老
虎等股從東建內犯饒昌則更無活兵制之沈帥以五千人守
景鎮必可保全其以韓進春五千人防剿后門則恐未必可靠
前有緘牘請催席研香速赴撫州不知已抵何處再求閣下諄
催愈速愈妙並請函催江味根建旆東來定由袁州至撫州與
研香合爲一路專禦黃老虎一股如黃逆幸於饒景壁退不入

江境則江席直入皖南再行相機進止味軍之或南或北前此
本未定計今所以決歸南岸者一則以鮑軍北渡援解毛軍之
圍南岸太嫌空虛二則以黃逆竄江西席軍太單必江席合打
一路庶足保江西之腹地兼可固吾湘之東藩三則以味根與
希帥較疏與左帥較親軍行皖南處處與鄙人及左帥相周旋
諸事聯絡融洽因此三者故定請味帥由江西進兵求閣下先
達鄙意卽曰另有函牘催之

致沈中丞

此次徽郡危急尊處派一軍左帥派兩軍苦戰苦守保全三城
然徽休之賊雖少退而黟縣之賊仍盤踞黟城及內外各嶺其

胡李黃大股因景鎮及陶家渡官兵聲勢頗壯遂西竄桃樹店
閃上小路口等處蔓延百里祁門各軍聲息不通實屬異常危
迫若鈴峯稍有蹉跌祁失而徽休萬難獨立則不特壞三省之
大局而弟亦無詞以謝客軍每一念及憂心如焚敝部派守南
北城池至十六處之多佔住兵力盡成呆著除鮑軍外別無大
支游擊之師所爲全力急解石澗埠之圍非僅慮毛軍覆沒亦
以爲保無爲裕溪西梁山三處也幸而立解重圍鮑軍回援祁
景總在一月以後江席二軍由撫州入皖則當在兩月以後如
天之福兩月內饒景祁變皆不決裂則大幸也孫方伯欲於藩
署之外另委大員總理糧台養素亦以爲言究竟藩司與糧台

應否分辦伏乞卓裁詳示

覆李申夫

石澗埠解圍忠酋卽撲廬江舒城銳意上犯湖北刻下想已破
霍山將至英山蕲水矣湖北軍心遠不如胡文忠公之時可危
可慮下游無爲廬江境內聞已肅清春霆在樅陽登岸向廬江
進發已無賊可打矣貴軍亦可南渡攻打石太東建闢王鈐峯
大破黃文金於小路口劉克菴大破古賴劉藍及浙東各股於
黟縣休歛夥一律肅清惟祁西尙有賊閣下南渡可一痛擊逐
之

覆郭意城

自去歲閏月以來恆以月之十二二十七兩次奏報每次必
有一片陳近日軍情梗概不詳敘戰狀但期各路緩急一目了然此是一家則例閣下若次第取閱可得其大凡也壽州毛牧
維翼以五百人堅守孤城四面皆苗黨圍逼相持彌月良可敬
憐敝處兵力全萃北岸南岸布置多疎雖賴左沈之力幸保微
休黟祁而借人之力不可長恃仍求大力代籌江軍行糧俾味
根迅速東來與研香合辦一路庶徽甯不至搖搖而霆軍免更
南渡敝處亦有數緘挽催味根而成行之遲速則在銀而不在
信也擄船之事公私交困官商同怨頃出示一律嚴禁截斷眾
流湘中如更有犯者幸一面嚴辦一面知照敝處南翁奏留之

案卽由敝處主稿將援調營籍鹽以立言耳

致李申夫

一前日閣下以米糧後路爲慮僕答以就祁台之米糧惟思賊在距景鎮四十里之茅屋嶺一帶去東建甚遠閣下抵建德後若南行打賊則不能就祁台之米若東行就米則不能打景鎮之賊二者萬不得兼願請閣下徑赴祁台就米鵬剿黟瀨尚溪赤嶺之賊庶收輕車熟路之效自建德一直衝過祁門後便無米糧梗塞之虞

一劉克菴肅清黟瀨後本擬回援景鎮因王沐先行不得已畱鎮黟瀨此時景鎮聲盜如毛官軍多而無統紀必須克菴赴景

一行乃可了事閣下到邳後請單騎與克菴一會告以鄙意囑其全部回顧景鎮其夥漁軍事閣下任之但主迎擊不主扼防耳

一桂生一軍克菴欲其分守啓寺左帥切責之桂生自願分守屯溪鄙意桂部除良字二營素不親附震字一營批准裁撤外僅餘六營似不如專守徽休二城而稍留餘力爲鵬剿屯漁之用請約桂生至漁亭與閣下面商敝處亦卽有批去也

致周子佩

久未得惠書閱邸報知台旆由豫旋京凡百綏愉爲慰自二月初甯國肅清方幸驚波大定出險就夷不料李營失利二浦繼

定江府二軍已有四萬可靠之餉敝處因再
知江軍曰內果成行否咨請建旆東來不

覆李希菴中丞

接惠書詞意周詳字畫端整把玩再三如獲
此曰有轉機乎橋林江浦浦口次第收復均未接仗而賊先遁
目下水陸會攻九洑洲未知能否得手蔣毛獲一勝仗逼賊而
歸壽城守兵人心應更堅定蒙城之圍雖未遽解而賊已漸少
盡將併力於壽以禦蔣毛也湖北餉項極絀各軍苦況可憐成
武臣奉檄赴三河尖至今尚未成行蓋因領餉太少糧運無着
之故鄂中政令紛歧遠不似胡文忠昔年氣象實可深慮肅軍

現紮二浦以後當由敝處專濟米糧成蔣毛三軍則尙不能不
有望於鄂然敝處亦必設法倏之無勞廩念

覆彭雪琴侍郎

惠書敬悉水師攻破草鞋夾燕子磯賊舟賊壘盡爲我有將輪
攻九洲欣慰曷已惟草鞋夾燕子磯之后壘以水師登岸守
之究嫌不妥仍宜換陸兵守之劉南雲之營儘可守此數處所
與舍弟商之春霆全軍不知已渡南岸否九洲洲若不能克亦
不必十分蠻攻但令南雲紮於洲上使洲賊不能再竄北岸而
已南雲紮於洲北賊壘之後水師紮於新開河蕭軍紮於二浦
北岸已萬無竄路江中已萬無接濟然後併力以攻南岸必易

得手靈營南渡之後鄺意令其先攻二深東壩沅弟意令其先紮孝陵衛一帶究竟二策孰優鄙人不敢遙制請閣下熟商行之

與厲伯符

九洲克後又有洋船停泊中關運米進城此項接濟不斷將來恐又成持久之局竇深憂愧秀相嚴禁運米東下自是爲截賊糧起見而立法未善於洋船購米濟賊者全未禁遏於各營買米自食者反行禁阻下游水陸十餘萬人若一律禁止買米何以度日鄙人已將不能禁營采買之故咨復秀相矣又恐營員舞弊營私或咨照數少而多買或並無咨照而假冒特派劉

小粵太守往鄂會查牽懇閣下主持一切其有確憑者放之東
下其憑少而射多無憑而假冒者查禁截留其擄船而勒買則
照弟擄船告示徑行正法大約營中最惡之風以米與船並擄
爲尤可恨而靈營弁勇居其大半奸商最惡之風以重價購米
附洋船運濟金陵爲尤可恨而甯波與廣東人居其大半弟現
於船米並擄之案痛加懲辦其甯波廣東奸商由鄂購米濟金
陵之案不知鄂中能辦否

致李希菴中丞

日內未得惠書而接大咨請假四月回里調治之疏讀之焦灼
無似如蒙 聖慈俞允則從此壹意養病凡鄂皖軍務部卒缺

餉一概置之不問或音漸有轉機以慰中外之望克復九歐洲本是極好消息無如洋船停泊中關運米進城蒙無顧忌而奢靈自下游渡江紮於燕子磯一帶尙不能直達孝陵衛莫能合圍又成持久之局蔣毛在壽州殊無解圍之望成武臣至三河尖後又檄令由六安同援壽州未知果有濟否

覆李少荃中丞

前見白端致總理衙門書伸赫德而抑李泰國以爲操縱有法權衡至當不意此次總理衙門奏定條議將兵柄全予李泰國而令中國大吏居節制之虛號不特蔡國祥如駢拇枝指無所用之卽吾二人亦從何處着手鈔示覆信稿委曲周詳無微不至

達大局已定恐難補救此間卽日當覆一緘大致與尊書相表裏都帥頗有引退之志刻奏通州一案敝處尙未見其疏稿如令黃牧受屈吾二人儘可會摺更正若專鑄此老則僕病未能封疆將帥可議者多矣似不必先問此朽鈍者也雲仙甫履新任未便遽令南渡應俟數月以後巖政覓得替人再令回至松滬主持減漕大政南坡更事孔多未必冒專任巖務更爲其難且當以一緘商之四萬之請實出於不得已務祈飭催司道按月滿解至感至禱前奏撥潯稅三萬旋爲幼丹中丞奏罷先儘江席二軍江席亦隸敝部不忍拂也

覆李希菴中丞

諭旨既准回籍養病從此可以安心調理無論軍中之或勝或敗或飢或飽毫不系念待大愈之後再出視事早作夜思尙不爲遲成病蕭毛諸軍餉絀迴異尋常閣下旣不能出山此後發餉卽與敝部均勻攤放同甘共苦均則無貧惟營中頗多弊端銳氣大減務求閣下諄託金逸亭星夜來此往來於六安三河尖兩處總理各軍營務以補鄙人之不逮此中關係極大惟閣下以至誠求之侯逸亭兄到皖再行具奏免致徒託空言其蕭軍在二浦則厚雪沅甫就近照應可也

覆郭意城

寄帥擢升兩廣次帥卽撫吾湘不特爲疆域得人之慶卽敝處

籌餉亦陰受其福第不知自從是否度嶺一行此間朋好多盼
賢者久福桑梓也下游軍事金陵大營疾疫又作死亡日繼鮑
公已在鍾山修壘因病者太多又平毀之而紫江濱神策門一
帶蕭軍亦紫二浦未遑南渡即使蕭渡南岸亦尙不能合圍蕭
部欠餉太多雪琴曾有一信讀之令人氣短迺希部曲昔年胡
文忠視之如祥麟威鳳餉項最優今一落鄙人之手月餉不滿
三成實當他軍所未歷之苦蕭軍如此成蔣毛亦岌岌不獲一
飽士卒既怨鄂台亦嗾鄙人萬難坐視不一勻濟也援壽之役
蔣毛不甚和協看來淮上之亂方長苗非難平人自不足平之
味根申夫在湖口與黃老虎相拒亦因新勇太多隊伍不整不

能制賊萬一由鄱湖再竄鄱浮卽劉席諸軍亦恐防不勝防非特江西腹地之憂吾湘亦旰食矣新化溲浦土匪之案層見叠出鄧小芸深以爲慮謂邵太守久宦寶慶力能捍衛斯郡而恐其調守他府必思借寇久保桑梓請閣下便中一言敝處亦當函託中丞也

與厲伯符

此間餉絀情形台端想已略知其概敝部統至八萬餘人加之江席二軍已逾九萬舍弟又增募新軍以圖合圍通計十萬有奇月發半餉亦在三十萬以外而雪琴全部食吳城之釐尙不在此數協濟唐義帥暨李世忠月餉亦不在此數而入款則僅

江西釐金皖省水次釐金湖南東征局釐及粵東釐金四款自去歲以來無論衰旺從未有一月滿二十四萬者通盤籌畫餉項不過三成以上萬難支持所有蔣毛肅成四軍務求鄂省竭力供支請閣下上稟兩院下商寅好惠顧該四軍卽所以惠顧鄙人也

致鮑春霆

貴恙近已全愈各營士卒病者日見輕減至以爲慰聞金陵米穀禁蔬比前稍賤軍士日用之需少得便宜則苦況亦減矣貴營紮城北離孝陵衛太遠難於施功必須改從城南進兵庶幾糧路易通聞黃李古賴等股皆將回援金陵貴軍至大勝關後

先紫一不甚當衝之地俾各營略得安閒待擊退援賊後再進
孝陵衛可也

覆李少荃中丞

接惠書敬悉湖蕩河汊如此之多曷堂不冒分紫淮揚師船亦
有難於抽調之勢然號令者吾輩所當共守而共惜之者也敵
處號令不行亦行及尊處矣臨淮危如累卵義舉難救甚切斷
不能置之不問頃齊張未營之在懷遠者業因糧盡撤退軍火
器械委棄殆盡概由此閒搬運挽救袁帥長逝希公久病苗擒
諸艱遂畢萃於鄙人之身昌岐往援義渠卽所以助鄙人但恐
陸路瓦解非水師所能爲力耳

覆左制軍

橫恙近想霍然軍士病少減否敝軍亦苦多病沅靈二部今病
不得戰者尙有四成餘軍亦略相等惟青陽朱軍獨多雲崖病
已二月不省人事營官死者一人病者四人黃李大股圍攻青
邑四面包裹文報不通已十七日矣城中米糧不足萬難久支
琬飭申夫往援渠軍僅三千人病者什四豈能解此重圍江席
亦以士卒病困不能繼進若青陽不保則南陵涇縣甯國蕪湖
處處喫緊勢且瓦解弟現調鮑軍仍由燕子磯渡回北岸再由
江北渡過南岸以備上援甯蕪之急上游無恙則再進孝陵衛
扼截金陵糧路是否有當尙祈卓裁臨淮事曰岌岌曹朱張軍

由懷遠撤回軍機委棄殆盡日內由此搬運不能遽到臨淮四
戰之地唐部無一可恃之將苗逆戰事未知何如守則過於鬆
逆營壘一夕必成一成則無能破者中原之禍方殷斷非薄劣
所能勝卽僧郢恐亦未足了此也

覆李申夫

一行軍以渡水爲最難不特渡長江闊河爲難卽偶渡漸車之
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濟而壅背水無歸敗兵爭
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此次渡水紫營本係冒險之着
又不以全軍同往而僅去兩營六百人又不多帶子藥等物致
左營以鎗礮不齊而先退登舟右營以子藥不繼而參用鍋鐵

此皆調度不善之咎然閣下本意欲急解城圍冒險輕進不暇細思亦欲力挽過於持重之弊鄙人不深究也

覆孫筱山

接到惠函知幼丹中丞奏請開缺已將關防送交尊處護理又奉賜書以糧台釐局不能兼顧欲敝處派員接辦范雲吉到此逾月詢及與閣下金石至交久欲令其赴江會辦台局諸務因渠欲將此閒公事推尋端緒討論是非未遽成行今貴處既相需甚殷即當請雲吉料理西行仍煩盡勞妥爲經理幼丹兄玉體想已日就痊愈勿藥有喜或因敝處調兵籌餉措置多乖抑或公牘私語言詞失當以致賢者不得安其位是皆鄙人之咎

愧歎何極 朝廷倚畀柱石計曰必有一溫旨慰留弟昨亦有
密詔略致挽留之忱不知可勉強繫維否此外是否別有拂意
之事便中尙祈示及

覆毛寄雲制軍

奉到惠緘駁議固本四鎮一疏義正詞嚴浩然之氣不可逼視
弟近日破觚爲圓久不進此侃侃之論矣青陽被圍三十八日
江席李喻四軍合力大戰盡破賊壘立解重圍皆閣下之賜也
現今江席朱李等由石太旌德進規廣德鮑軍由甯國進規建
平兩路得手即可會趨東壩與浙師成合龍之勢惟各軍久病
積勞紛紛請予休息失此時勢恐冬令水涸礮船難入機會難

逢又不能圖東壩矣任鎮星元即日當調令由湘赴粵忠都轉
尚未到蘇已奏派許次蘇代理京米一事恐僅有湘省實解米
石江西與湖北均經奏明不徵本色明年太倉奇絀正不知何
以支持也相去日遠南望悵然

覆陳作梅

承囑鄙人以全力經略淮揚大處着筆誠爲名言至論惟先哲
稱引利不什不變法國漸則謂人不什不易舊都吳馮喬諸公
固亦不厭人望然環觀目前人材求所以易之者其材德果能
什於諸公平抑能倍捷於諸公平楊彭之意皆欲終老水鄉不
復請觀它樂卽臨之以朝命強之以其所不欲而位置何席

亦未敢必其遠勝前人此外則黃茅白葦彌望皆然雖楚而未
必有材未郢而已覺無譏在皖已多苟且遷就安能更謀淮揚
毛羽不豐固不足以語高蜚也頃略整頓鹽務試行西岸擬由
西岸而推及楚岸由鹽務而推及釐務次第更張盈科後進至
於汰驕惰而實以樸勇懲貪劣而易以惻惻刻尙未遑及此敬
聞高論銘刻不忘

致嚴澗舂中丞

弟於二十二日覆奏戶部議崇厚鹽漕一案聞京倉需米至急
吾輩爲三江兩湖之鹽吏在今日猶可勉籌一二之時特以部
價僅一兩二錢而外開運米一石所費在三倍以外故雖以閤

下之公忠體

國而不能不因此縮手卽幼丹中丞之賢亦因

此而不敢辦米弟將窒礙情形一一說出請

特旨准其報銷

則外省無賠累之苦至於由鄂至鎮江由鎮江渡海汊至滬本

不易易弟設法幫同遞運若沙船能至鎮江受兌則鄂船儘可

解至鎮江并非難事承平之世江督本有護送漕船之責弟之

設法遞運亦屬分內之事不敢攪亦不敢推也天下雖大如鄂

之富強足以自立者能有幾省如閣下與秀相之力顧大局憂

國如家者能有幾人若湖北不能解米雖

諭旨勉強愈允

究失

朝廷之望望台端與秀相熟商籌解京米若干萬石戶

部議崇厚之摺二公本應復奏弟此摺必有

寄諭到鄂亦應

復奏儘可歸併一疏聞湖北漕折銀應解京者不足二十萬兩
卽全數辦米不滿五萬石若能勸捐商米數萬湊成十萬八萬
則妙矣先此奉商敝摺中有不妥之處求指示爲荷

致官中堂

京倉需米至急弟昨覆奏戶部籌米一案業經咨達左右湖北
歷年力顧大局閣下平日公忠體國縱使鄂省不解京米
聖主必不見責然究竟稍失朝廷之望且非老兄忠盡之本
懷戶部議崇厚之摺閣下例應覆奏弟此疏亦必有寄諭到
鄂尊處似可併案覆陳湖北應解之漕折銀聞不足二十萬兩
帥疏中言部撥十五萬若改解本色則不滿四萬石矣必須籌

捐數萬石湊成十萬或八萬石庶與鄂中平日之魄力相稱俟
尊處辦有頭緒弟當設法代爲遞運蓋承平之世江督本有催
運楚漕之責分內事也淮鹽運楚擬於漢口設督銷局不裁公
費不減釐金不禁鄰私總期無損於鄂餉而有益於淮漕俟章
程粗定再行詳商

覆李希菴中丞

聞尊恙日益增劇旁皇憂悸不欲以軍中瑣務相告茲於十月
朔日李星泰來云得見台端並無增劇之說健飯尚如去年稍
慰鄙懷舍弟在雨花台將城外東南各賊壘攻破將盡接濟漸
斷壽陽亦解圍臨淮雖急近得富明阿帶四千人李世忠五千

人往助足以自存惟蒙城糧盡援絕決難倖全蔣毛周諸軍分
守六霍嶺境當無他虞成武臣一劾之後牢騷偃蹇不復約束
勇夫以致固始官民大有怨讟渠請病回籍未便批准專侍逸
亭來此調停補救計費部出在此者蕭周朱唐公私差爲順遂
蔣毛則以餉項太絀爲苦尙無他怫鬱之處成則前此功績最
多近來名望最劣事機亦最滯然鄙人當謀設法疏通閣下安
心養疾切不可稍勞屢念

覆惲次山中丞

承惠示不蹈流俗人之見則落落大方彼此俱入君子之林實
恆鄙懷湘漕十萬石決非僅恃招商所能集事必須官購商運

同時並舉庶多而且速不誤放洋之期故鄙意欲留銀在湘辦米若敝處代爲遞運以十五萬金作運津之費當可有贏無絀江西自應多解本色因沈幼丹前有引退之說弟前函諄致挽留之忱未將漕事暢論頃聞幼帥銷假視事候續議定數目再行奉報若湘鄂江滬能共辦四十萬石則閣下倡始之功大矣

覆李少荃中丞

古隆賢投誠獻出石埭一城太平旌德之賊一併竄遁水陽新河莊金甌圩次第克復楊友清亦投誠獻出高潛一城現檄鮑春霆進攻東壩若其得手則蹙軍上剿廣德建平而金陵亦可添兵合圍無後路之患矣石達開之餘黨竄至道州席寶田一

軍移防吉贛國藩亦檄江味根一軍回駐石門以保景饒幼丹
定於初三日銷假視事茲 溫旨慰留萬民攀轅而散處亦有
兩南諄致繫維之忱故難愒然也昌岐此次再不應調實不能
不參辦今冬新漕湖南擬解十萬石湖北江西國藩均有緘往
商大約不能滿二十萬松太兩屬可辦若干應由閣下主持會
奏辦理

獲馮魯川

得惠書欣悉臨淮安固蒙城又得解嚴真屬負疾不死出人意
表皖南收復高瀾後旋即克復東壩而廣德之賊亦上書投誠
全境可望肅清尊書奇趣橫溢壯生所稱開口而笑一月不過

四五曰者豈其然乎斯不然矣

與程尚齋

淮鹽未到而加稅鄰私之告示業已張貼各卡員無所適從紛
紛具稟請示擬卽批令加抽不知無甚窒礙否水程執照應請
尊處卽行擬式刊刻一面送皖查核釐務雖非閣下經理而一
聞商民怨言卽請隨時見示去其太甚則稍慰輿情矣

覆郭意城

近事差爲順利古隆暨投誠獻出石埭太平旌德三城甯國高
瀋建平溧水次第歸誠收復四縣東壩則半降半剿奪此要隘
幾有破竹之勢惟拓地太廣守兵太單賊酋之就戮者太少難

免更有他變各路得手則羣賊冒死衝突不外皖南江西一路
現飭池青石太涇旌六城一一置守而令江席兩軍回駐江西
之后門洋塘以保饒景未知果有裨益否米鹽互市一案奉
旨交王大臣戶部核議而寄諭中於黃南翁詰責甚至原擬
以京卿保之而仍畱二品頂戴鄙人因寄帥三品卿之奏未奉
命旨一切刪去謹請暫畱着墨無多不意亦干譴責臺諫昌
言之際彈擊生風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或者劾章甫入適逢其
會必頗得滑春幼丹二君覆信今年決不解米大約解本色者
僅有湖南十萬石不能不勉力爲之以求有濟於津無損於湘
米石儘恃招商斷不可恃宜力講官舊官解之法望閣下竭力

經宮隨時見示江西鹽章久經刊刻楚章皖章卽曰刊成舍弟
募勇太多鄙人深以爲慮渠銳意合圍亦頗有愚公移山之苦
衷屢次規責誠其智小而謀大而亦未嘗不諒其拙誠也任星
元卽日旋里聞粵東軍務已竣請飛商令兄筠帥若無須任鎮
度領則不必更水勇矣

與馬穀山

本省同寅但宜常通音問略去儀文以後見惠信函箋紙草書
暢所欲言切不可再用手版禮節太周則真意不能不少減矣
至囑

與范雲吉

釐務最不放心者惟坐賣一事各處所報收數極少而傳聞民
怨頗多前飭局查窮苦之縣卽行停抽坐賣迄今未據詳覆所
關下悉心訪查其應抽者留之應停者停之坐賣係本年新章
餘皆前三年舊規祇要用人得當或可相安無事前派員販賣
貨物密查各卡擬再派朱子欽前往查明以其宅心平允又爲
幼帥所器重也收復東壩是此間最適意事而甚不適意者如
江軍門病極危險楊鮑兩軍堅請回籍黃鎮翼升久不赴淮皆
有礙於大局不勝憂灼

致沈中丞

頃接程鎮學啟信蘇州省城於十月二十五日克復僞納王等

殺偽慕王以降自足欣慰惟偽忠王竄出將至金陵挈偽天王以偕竄此降人所供也弟思洪逆與忠酋大股出竄除皖南江西別無他路特此飛商務懇閣下檄調韓軍回顧饒景等處前請畱該軍暫駐撫州不知已允行否江軍門赴南昌養病斷難速痊惟席韓同堵一路段劉同堵一路庶足自固藩籬凱章所部六千人尙駐郴州如南贛有警弟當函商毛惲兩帥令凱章由桂東上游來援可否伏候卓裁

與程尚齋

王子鑑來此其人樸實可靠公事極遵規矩將來到江西時閣下可與詢商一切到岸先後之次懸牌榜示挨輪發售此層關

係甚大務須查之確守之嚴則商情悅服而價可常保矣

覆彭雪琴侍郎

前次來書頗多牢騷之語閣下之遺棄時榮銖視軒冕不特鄙人知之最深卽外閒有識君子亦多能窺測高趣目下一簣未成務望忍耐煩勞穩慎圖之將來僥倖畢此一役則披褐而出闔閭恐不獨閣下高步追許由也

唁李

范軒北岡

頃接希菴親家遺書痛悉痼疾沈綿哲人淪謝愴悼何極苦戰十年忠誠廉介實當世所罕見大功未竟梁棟先催朝野同聲悲悼不僅賢昆弟友于之愛鄙人患難之交軫惜無已也希帥

戰守選將之精富貴浮雲之志外閒多知之者若其滅賊以報
國承歡以事親讀書以追古三者尤有遠大無窮之意量百
不一償賞志長終可勝哀惋然逝者不可復生姻伯衰年多感
尚望賢昆仲勉抑悲懷以奉椿庭而娛暮景迪希二公壽雖不
逮五十名實足以千秋邦家之光哀榮備至夫復何恨忠武公
在時曾存公項萬金分寄蔣毛成黼等處鄙意可作爲姻伯養
贍之資迪希兩帥臨沒以此奉親如世俗所謂遺念銀者明春
當專差送湘其賻儀等銀屆時亦可同寄

覆毛制軍

近日局勢諸多順適人人翹首以望昇平惟髮逆如忠侍輔增

各黨及金陵老巢之眾尙不下七八十萬如果旁出四溢爲患
猶鉅而各軍但見添營不聞減營就弟所統已至十三萬人之
多並夫役計之月需食米五萬石有奇目下米價昂貴已至三
兩以外江西湖南兩省民間遇糶官亦查禁甚嚴湖北安徽則
并無米可買開春以後又不知荒象何如弟智小謀大局面太
寬深懼甫田多秀終至決裂日夕惴惴欲謀約指舉思之道而
斂之不得遽斂於南叟自湘至皖實欲於鹽漕兩事籌一長策
內益天庾外裕軍餉絕不爲一己之名位私利起見乃諭
旨詰責甚嚴至有貪橫恣肆字樣不知何以干此大譴或言路
彈章甫入而弟疏適逢其會耶弟所陳南漕永改海運一摺亦

至今未准部議覆南豐由皖至泰州上海頃又沂江西旋不日
可至安慶有自陳屈抑之稟第擬不批不行鈔呈尊覽乞與籍
仙親家一爲平章

覆郭意城

一敝處所陳南漕普改海運一疏至今未接戶部議覆之文聞
天津采買商米每石不過三兩五六錢然此偶得數萬石或十
餘萬石欲求數十萬石數百萬石則斷不可得卽數之少者亦
豪無把握敝疏所陳者則經國永遠之章非權宜一時之計也
此次之淮駁不可知將來江廣舊律海運恐終不能出抽疏之
範圍湖南十萬石之說自不能不候部議准然後興辦准其據

實報銷則外省可以從容展布若不准報銷而但於部價一兩三錢之外酌增運費數錢則萬分棘手來示所謂但求免累者計固不得不出於此鄙意以爲朝廷褒賞湘漕今年之十萬

石明年江鄂或可繼起有功若淡漠置之則明年仍難辦耳

一鹽務卽責成釐東兩局不必另起鑪竈極是極是前此各處東征另立一局外開已有議其當歸併釐局者茲釐東兩局處處羅網周密於淮鹽督銷緝私綽有餘裕矣至衡州加稅粵私舍第澄侯亦有信來說鄙人籌度再四定以但加船載之私不加肩挑之私蓋衡州及敝鄉等處從古皆食粵私不知有所謂淮引者道光中督轅督銷雖林文忠之明周文忠之猛皆未能

禁斷粵私但見衡清差役強送淮鹽於民家勒銷擾累而已頃
江西新城加稅粵私竟至屢釀巨案毆斃委員不得已改爲但
稅船私不加肩挑之稅良口之加粵稅亦如此辦理數百年積
慣之習難以驟改衡州一卡請閣下妙爲張弛船私則加稅八
文肩挑繞越則但照舊章抽釐可也

一希菴與味根先後淪亡可憫而亦可慮希部諸將多乏樸忠
之風殆難振興味部自以陳鄧二交員爲優而黃徐輩殊未可
相下達川謂江忠朝足以統之現已飛檄往調求閣下設法催
之若其不遽來此或來而不足馭眾當遣之回湘由閣下妥爲
經畫希帥身後蕭然家無長物此間當爲籌畫謀卹廉吏之家

頃讀諭旨卹典甚優全賴次師與閣下維持褒顯之耳

復沈中丞

韓軍東旋計已抵饒往返二千里亦甚勞苦幸冬閒久晴近日始雨耳尊見以江省所患徽婺爲急東建爲緩與敵見相合前批席道一稟恐僞王由甯國縣昌化竊安開化以達於玉山是該逆得意熟路曾經咨達冰案左帥畱老湘營久駐屯溪似亦預防徽婺一路若開淳玉山則浙軍米糧運道尤切膚之災也金逸亭統三千人毛竹丹統四千人均擬新正南渡作爲徽池一帶游擊之師合之江席之萬人韓軍之五千餘人兩王之六千人共爲四支活兵應不至住賊深入惟應否酌調一軍先願

東路廣王之防伏候尊裁進兵廣德本是要着柰敝處諸將除鮑公應防東壩外無人堪當此路又苦艱於運米遂作罷論寸心蓋深以爲歉釐局鹽卡疊次滋事自是辦理不善現將添設分卡與辦門釐二事次第裁撤私鹽亦但加船載之稅不加肩挑之稅准鹽另有餘斤一項悉蠲過掣時用十八兩三錢秤江楚出售時用十六兩八錢秤每斤餘一兩五錢每引餘五十六斤有奇合之一加一耗據稱可贏百斤以外商利名爲分半實可得四分內外此間熟悉鹽務者所陳如此第於鹺政向未諳究來示恐利薄難期踴躍且俟試行數月再爲察奪變通耳

與李申夫

頃得江西信雲吉濫逝不勝駭愕悼慟閱世已久每見仁厚正
大者卽苦無才識氣力雲吉似兼二者而有之深喜得人相助
而又喜眉生與閣下氣類之不孤不意斯人乃止於是先告一
致於悵

覆周子佩

由滬至皖非輪船斷難迅速台從西來似亦以輪船爲妥籌餉
實無善政未有不擾閭民者此間所辦江西安徽之釐亦多不
愜人望廣東之釐湖南之東征局尤鄙人抱疚之事奈目下不
能遽撤之勢統俟相見熟論之

覆郭筠仙中丞

承寄示四摺一片粵中情形十得八九省城修暇白一節明知無益而不能不姑與婆蛇莊生有言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所嚮不可得也少荃克蘇僧邱平苗雖與鄙人無與而兵力藉以少紓頃已由皖北撥人六千南渡爲徽池游擊之師洪逆堅守金陵老巢僞忠王以母妻在彼亦無舍而它竄之志計不久當出城猛撲侍輔堵諸逆則決計上竄江楚行將變爲流寇正初侍黨數股西犯徽州績溪一股已被唐義訓等擊退昌化一股意在玉山廣信未知能否遏截輔堵之黨聞將踵至深用焦廣鹽務自釐定西岸章程後又續刊楚岸皖岸兩章張芑堂頃來安慶一見忠鶴舉亦將來此何銑把持如故終當掣究張小山

亦假官濟私已批飭不准干預鹽務李世忠屢有咨牘願將所部兵勇遣撤除全大六等城交出請敝部派人接防礮位呈繳請派員驗收此段若遂了則准北鹽務較淮南易於稽查或者連提數綱踐十年以前之識語亦未可知南漕概改海運自是天時人事必然之勢敝處九月二十二日一疏並鈔閣下裁革屯衛原詳自謂頗得要領乃戶部覆奏含糊影響略有微辭又聞議者疑我前疏專爲南粳而發鵠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倚乎數澤可一嘆也南粳比自漚揚歸來湘漕已不復解本色米鹽互市之議亦不復行惟令其來往楚皖經營鹺政粵蘆之行已作罷論盡不臂鷹霄不入山或可使人無多獲之疑火無羣

吠之怪乎是又不特南叟宜知此義矣

致鮑春霆

前檄請閣下統師進攻丹句不知近已拔營否聞僞忠王以血
書求援於湖州賊自侍堵等逆侍堵許以三月閒來援金陵舍
弟所部分紮百餘里汎地大廣園城賊則有餘打援賊則不足
如侍堵果來務望閣下妥慎禦之如句容已克則請閣下親駐
句容一以防侍堵來援之賊一以防克城後大股衝出之賊句
容最爲扼要之區侍堵來時無句溧兩處駐足斷無能久之理
閣下雖不打援賊而舍弟軍已受福矣若句容未克則貴軍仍
須回駐東壩侍堵來時應請閣下帶行隊至溧水等候賊撲會

弟之後閣下卽鈔賊之後亦如在高祖山時出行隊打涇縣也
敵處札萬方伯爲貴軍辦米萬石閣下可派員至泰州守備以
期迅速

致惲次山中丞

下游軍事蘇杭并克常州湖州之賊亦難久踞大局不爲不順
惟金陵二酋堅忍異常本無糧盡確耗又城中新種麥禾青黃
數十里足以療飢竟不知何日始克了此一段杭城破時殺賊
無多陳汪諸酋挾大股衝出其侍堵輔三巨股本在湖州未受
懲創皆注意江西而流毒必及兩湖閩粵敝處諸軍如舍弟與
鮑軍皆專力金陵以防大股衝出亦遂無餘力回援江西憂自

之至江西有事湖南處處宜防故特咨商尊處預爲籌畫厚爲防維幸勿以爲敗殘之寇而忽視之至要至要一俟金陵倖克弟卽派大隊由九江至瑞州一帶以援江而保湘惟春霆丁艱請假屢次允許而屢次展期此後恐難再展而金陵之能否倖了又覺茫無把握用是中心耿耿如負重疾耳

致馮樹堂

頃接舍弟澄侯家書道及閣下規誨諄諄非愛惜寒門深明於持盈保泰之道烏能切至殷勤若此感謝無窮舍弟又言郭雲仙奏調台從赴粵閣下堅不赴約且言除敝處外無論何省奏調斷不出山與聞世事此則過於介介轉使鄙人踟躕無以自

處賤子偶乖昆弟之道急難變爲鬩牆台端尙全金石之交守
信堅於抱柱撫今追昔愧嘆交并比想祥琴久御家政料簡有
緒特此馳函布謝奉勅閣下卽日出山或粵或蜀由敝處備咨
寄湘均可賫往決不以一時纖芥之嫌而誤終身出處之義至
懇至禱蘇杭省垣并克金陵合圍機局不爲不順惟浙賊數十
萬紛竄江西勢將闖入閩粵兩湖漸成流寇行徑而金陵老巢
堅忍異常熏穴擒渠尙無把握敝部十餘萬人勁旅極少虛枵
寡實而餉項日絀時虞譁潰憂灼情懷有踰昔歲知念順布一

致劉松岩

江西釐金部文令督營撫營各支一半而總理衙門奏請於輪船回國經費等項下撥銀五十萬兩專解金陵以竟將戡之功其中有銀二十萬兩洋銀一萬六千餘元原奏稱爲有著之款即可起解茲特委陳令艾赴滬守提懇閣下稟商宮保中丞立提此款派員由輪船迅送金陵至感至禱虎臣篤實貞介鈍於言詞因其向爲中丞所器又聞閣下素取樸士不尚浮華望無以其陳詞稍簡遂疑其情未迫切而置爲緩圖幸甚江海關應撥之五萬亦求代爲催解其二十四萬則查明已否出洋另案奏辦江西寇氛日熾釐務大減不得不專仗大力濟此艱危

致惲次山中丞

常州丹陽既克金陵之枝葉翦盡外援悉絕春霆一軍本可迅
速西上援救江西因東壩句容二處必待蘇軍派人接防又須
由滬上措辦鮑軍途費得一月滿餉乃可行此二千餘里恐到
江已在五月之杪六月初幸賊中逃散甚多行走甚滯亦不
能遽擾瑞臨袁吉延及湘鄂然窮寇狂奔有孔卽入正不可不
厚爲之防克菴鈴峯兩軍東行後尊處防堵東界之兵想已蚤
經派定江西釐金已大減色又部議分撥一半支絀益甚始悔
前二年不應增募至十萬餘人之多已無及矣昨瀝陳辦理竭
蹶情形一片業經咨達冰案實因決裂伊邇不敢再有諱飾想
蒙鑒及

覆左宮保

金陵之賊援絕而糧未盡堅忍似更勝於九江之林啟容安慶之葉芸來竟不知何日始是了義東壩句容金壇蘇軍業已接防鮑軍各營先後拔至蕪湖定於五月六日自蕪湖起行本月必可到江接讀大疏請簡厚菴督江西皖南軍務克菴幫辦業奉俞允敝處所派援江三軍春霆本係厚帥舊部必可聯絡一氣指麾如意惟厚菴素不願改統陸師若先商後奏未必允從此則恩命先下無可譏謝黃翼升將抵金陵已飛緘催厚菴迅速西上矣湖北之賊尙盤踞於漢德安陸之間副都統舒保在德安陣亡亦馬隊多年名將賊讎必且益熾嚴中丞以難

真降補義舉暫署鄂撫與官帥以水濟水諸將毫無忌憚弟既
慮髮捻之長驅東下亦未嘗不憂鄂軍之不振鄂民之不堪命
也驅賊入粵誠爲非計然入湘入鄂爲禍更烈蓋亦兩害相形
姑取其輕之意特恐賊不受驅且辱將羸卒反爲羣賊所驅耳
開歲以來滿擬甲子景運掃除氛祲不意蘇浙之逆肆於江西
秦豫之賊盛於江北世變相尋乃未知所終極而賤驅辱弱隕
然如八九十人萬無可肩此鉅任之理諸關廬注順報一二三

覆李宮保

江西陳汪一股尙盤踞鉛山一帶侍逆大股已由建昌東破宜
黃崇仁直通樟樹省垣戒嚴敝處咨楊鮑周三軍門赴援不知

趕得及否省城三標沈中丞操練有素又新調萬泰帶潯兵入
省助守根本之地不至動搖所慮竄渡贛江以西由瑞臨而出
湘鄂三省皆震耳鄙意欲求尊處撥兵替守溧水高潛建平三
城騰出敵處三小枝北則防守桐舒無廬等邑南則防守饒景
湖口等處如蒙惠允卽請一面函覆一面撥兵前來至感至禱
上海勸捐國藩亦知其難惟敵處餉源一一爲閹下所深知江
西一片賊氛平分半釐四月不滿二萬五月以後尤不堪問湖
南廣東兩省之釐不及七萬江楚兩局鹽皆不銷皖釐亦因鹽
滯而大減反覆思維徐卻練漚捐釐二宗別無可借之籌以資
部屢立奇功擬與全局鄙人斷無得蘇軍以肥皖軍之意願爲

吳中所共亮然值此山窮水盡之候又焉能不爲將伯之呼每
月八萬之索尙求大力玉成不必謂各局卡向隸蘇軍者概不
得分撥敝處也

覆惲次山中丞

惠書垂詢賤恙初感曷旣弟病在心肝兩家血虧左足麻木手
亦運掉無力非旦夕所能痊愈欲求捐棄萬事安心調養此時
安得如許閒暇只得勉強視事維繫軍心已於四月二十七日
具疏銷假矣但求江皖事勢稍鬆再謀靜養之法與閣下之微
意大略相近鮑軍必至九江由瑞臨一帶下手保贛江以西兼
顧湘嶺之東卽鄂南之興治崇通亦可藉資保障但願克菴不

遠離臨江侍逆於五月以內不渡贛江以西大局當不至決裂耳下游近日米價已跌銀錢則艱窘異常承示招商運米萬石至金陵若甫經說妥尙未起運敬求飭改解銀若干得濟各營然眉之急則受惠更大矣

覆馬穀山

釐卡委員賢者本不易得然州縣釐卡員之肘則卡員尤易見過雖優者亦謗議繁興而劣者尤無論已從前駱公在湖南胡公在湖北其於釐務皆抑牧令而庇卡員每有印委牴牾之案輒將州縣撤委其時駱胡所用皆湖南之紳士故湖南有紳大於官之謠胡帥有袒護同鄉之議然兩省釐金之旺實由於此

蓋印官掣卡員之時則有餘卡員掣印官之時則萬不能也江
西歷用佐雜爲卡員其勢不敵印官遠甚去年弟欲稍變此風
從皖派去卡員若干人其後吉安饒州撫州萍鄉等處印官皆
與卡員不和每稱卡員苛索商民抽釐太重上告撫藩下告紳
董以致卡員動多怨讟而商民遂大長刁風鬧卡之案迭出而
弟與沈中丞之隙亦自此深矣皖省向無此風氣今年正月望
江周令面稟該縣坐釐太重請弟札飭會議核減弟如所請行
之厥後詢之高守則去年本與周令面商辦定者周令又思見
好商民耳章委員應暫緩撤如速撤則須并撤易令謹將弟所
閱歷及辦釐機宜附陳一二

覆錢子密

自到金陵徧歷各營兼一巡視城內近又定李秀成親供遂少
暇稽李酋八日之內在囚籠中共寫三萬餘字刪其重複謾言
尙近三萬字甫於初七日出奏其二十三日一疏至今未接
批旨與平日計期可到者不同小泉清才而有正氣竟以毀死
實可惋惜不獨柯氏之不幸也心泉請兵預防皖北鄙人亦久
有此意察看此間各營疲勞太甚人人思歸竟不能撥出一支
游擊之師若第言守兵則李王陳三軍皆將到防矣

致馬穀山何小宋

頃接富將軍咨賤兄弟謬膺

褒封而第二十三日之

此

與曹當之 恩旨尙未接到似聞得五等者尙少下走借人之
力翻得上賞寸心深抱不安簾軒方伯尙未來省善後事宜極
難措手刑曉莊觀察樸實忠厚而才調較短耳亦重聽難期振
作本擬專案甄別以所居尙係開曹故未遽發今江甯善後局
務繁劇異常請閣下告知邢君即可引疾告退弟當奏保一員
先醫斯缺速辦善後諸務

覆錢子密

初十日接奉 恩旨不特賤兄弟渥邀異數而金陵全軍均受
非常之 賞感激涕零何以克稱舍弟前許諸將戲酒酬勞恰
逢萬壽吉期開筵三日擬十五後啟行回皖各軍紛紛請假蕭

慶衍梁美材亦請回籍目下竟無一兵可以撥赴皖北深爲愧
歉將之純自請進禦霍山雖經批准亦以兵單難當巨敵也

覆馬穀山

賊由羅田東竄自是英霍之患將之純請帶兵出剿中丞業將
潁州四營撥還六安應足以當一路申夫一軍若抵桐城又可
進紮六安俾將軍得以全數西行惟盛暑開差口糧太少請出
下告之少巖該二軍六七兩月除食米全給外尙須發足七成
現銀此外如朱劉易吳等軍除米外亦須發足五成爲妥

覆馬穀山

國朝酬庸之典此次最爲優渥而寒門兄弟同膺非分尤爲榮

想所不到感涕旁皇何以克稱金陵善後事宜百緒繁興粗舉大綱令舍弟暫爲經理弟卽買舟旋皖途次將江西訟案摺稿核改拜發月杪或可抵省江甯巡道一缺弟意中尙無堪保實缺之人只可派員署理刑道暫緩開缺卽如來示辦理

致胡蓮舫

廣東釐金所以裨益尊處者至大然目下粵中軍事方殷弟何敢久假不歸已於十月二十二日奏明全歸本省俟奉 俞旨卽將閣下兩年勦勞上陳而各員亦皆調回本省粵東大賢皆一時之賢俊而憂讒畏譏增茲多口軍事又復相乘不知均能化險爲夷否鄙心實深焦灼

致李筱泉

前在安慶時聞人言令弟繼泉物望日損屢次寄信誠之頃繼泉來金陵會晤多次一切未改常度絕不似曾統數萬之眾屢立奇功者少泉亦豪無驕盈之氣惟勇諸統將亦皆謹厚不佻以此卜德門福澤方長而韓男燕燕曰上也爲之大慰鈞帥銳於任事而頗涉躁急近日軍務方殷能勸其鎮定應之則善矣

覆陳季牧

屢讀來書知尊處殊不稱意欲移宮換羽調至此閭閻中必多方尼之而鄙人才力竭蹶久有退志頃因交卸江督篆務附片密陳下情鈔呈一覽盛君難副成功難居二者兼之即賢哲尙

虞顛蹶况鄙人固中才以下平舍弟近歲以來尤爲增茲多口
今謝事歸去不知能否免於咎戾知關廬注略布一二惠賜珍
珍本不敢領國藩五年以來亦實卻謝一切因係年姻至好敬
謹拜登蘭畦處尤不敢當以與尊處同來亦卽拜登道途太遠
不敢過示區別竟無薄少儀物稍申木瓜之報歉仄無已

覆郭筠仙中丞

聞賊至潮嘉一帶連陷數城旋復回竄江西歸併閩境不知近
日廣東軍情何如愧無勁旅前往相援又竭粵中釐餉以事吾
吳久抱不安因於十月二十日再疏請粵釐全歸本省又舍弟
撤勇之便帶精銳三千回湘備桑梓緩急之需使湘軍得以全

力援粵不知得如所期否驅賊入粵之說當時以賊入湘鄂爲
慮較長恐掣動金陵圍攻之局不若驅入閩粵爲害稍短爲此
兩害相形姑取其輕之議厥後鮑超太捷於許灣各城悉克大
股投誠餘匪膽落官軍七萬餘人其力足以制賊則不特不令
西犯吾湘亦宜不使南入粵界言一也傳此言者非其人則言
一遷而謬矣用此言者非其時則言再遷而大謬矣自斯言既
出至今私心疚憾但冀興事不果糜爛稍贖余誓舍弟於克城
之後徧發熱毒行坐維艱加以憂讒畏譏頗懷鬱鬱值其生日
曾爲小詩以寬譬之錄呈台覽鄙人精力日衰飽閱世變自問
不復堪任艱鉅昨因交卸督篆附片密陳下情留鈔達毛密帥

處亮邀鑒照

覆郭意城

科場事件俱有頭緒應試者約一萬三千人上下初意舉行鄉試但爲招集流亡起見不意外間頗不謂然但求三場平安乃可放心楚界之行因湖北并無餘匪是以遲遲其行科場本係鄙人主持萬事草創亦須幫同經理楚皖均報肅清計近日別有後命也江粵之賊目下雖全萃閩省然閩中地瘠米少終當遷入粵東窺江窺湘吾湘東路之防斷不可以少弛舍沅弟有精銳三千帶回故里暗備桑梓之不虞留之則糜費餉項遣之則莫備緩急想次帥與閣下必已熟商妥議矣江忠烈事八月

曾發一密片茲鈔呈台覽旋奉

寄諭於忠烈報功之典似已

滿志躊躇未便再行瀆請俟稍遲再當覆奏王壯武身後未聞
加恩子嗣來示欲援羅王之例或誤記迪菴二子爲王家事
耶粵釐請廣中額爲東征局先樹一的昨見部文又頗慮其駁
飭學額不准逾十名中額似無此限也沅弟途次久無信來不
知過省時病狀何如務望嘉言寬譬廣其胸臆至感至荷

覆何小宋

來示雅意諄摯銘感無已前疏請仍駐安慶實因駐皖三年上
下皆有反機還醇之意若不兼地方專治軍務而駐安慶當更
蕭閒自得真意相孚故亦欣然西行今停止此行寸心尚眷念

曉垣若乘輪舟赴黃州一次當在皖小住也

致馬穀山中丞

接惠書索取安徽請豁丁漕奏稿業經咨達冰案矣浙中減漕章程共已辦定幾府聞立法至爲詳妥較安徽新章異同如何敬求鈔示爲荷石泉本與希帥同學其志事操履相等惟將略稍遜而其不好用權術似又過之弟雖同縣而不多相見得諸邑人之論如此薌泉才氣邁倫昔所深知近亦十年未與共事許辭二太守亦聞人稱其賢究竟才識孰優此外守令中出色之員當不乏人便中乞示及一二以廣孤陋

致何子貞

前接書意謂台從卽當由浙西旋未遽奉報頃丁雨生來乃
知尙留滬上跌宕文游低回故壘吳郡新詩杭州舊酒其亦有
今昔之感乎抑立誓乾坤不發牢騷不使萬物之盛衰忻戚一
洞高懷如集萬夫築金隄以防蹄涔之水乎湘中一案毛惲兩
帥鐫職惲公之賢鄉人過此多稱道之不僅得賢者齒頰之芬
聞所坐故甚微薄或不久於憐緇豫省髮捻分爲兩股南股由
唐泌以窺隨聚北股由陳宋以趨山東過兗州後又分爲兩股
一偏濟南一竄蒙陰北有黃河天險或可無虞東則進而青萊
退而沂海處處可慮世亂民貧動輒裹脅累萬多難殆未已耶
此間拘託安謐餉項過絀應撤之兵不能及時裁撤無告窮民

亦不能加意存恤阡陌荒蕪跨州連縣無資買牛無人開墾撫
事傷情只增慚悚

致楊厚菴制軍

前接大咨奏派李輔堂駐紮武昌總理各路協甘餉項奉旨
允准不知輔堂何日可以到鄂其未到之先敝處月協三萬擬
交漢口督銷局聽閣下派員迎提靈營出關較之甘肅用兵其
難數倍鄙人深慮春靈身名俱裂故具片密奏不宜獨令出關
語雖近於參劾意實設法保全頃將原片鈔達冰案將來春靈
行至甘肅如詢及此事乞閣下以鄙意告之春靈之才識不宜
令其獨當一面若打仗籌餉用人奏事四者皆由一手經理則

春霆必急遽雜亂易於動氣閣下與直夫將軍熟商能使春霆
統兵不至過多不居首座獨辦一路正所以保全春霆之功名
也區區愚見未審以爲然否

致李筱泉中丞

尊意欲覓請作奏好手敝處現僅錢子密蔣蕓卿二人代爲草
奏昔年遇陳奏緊要之件每好親爲草稿或大加削改近尙沿
此舊習而精力日減目光愈退殊以爲苦東征局務急思停撤
以求無失信於桑梓而又恐人疑爲掣厚韞之時者敬求閣下
妥爲調停兩面圓到爲荷次宵之事鄙人負疚最深在軍十年
於患難之交處此獨薄近歲事機大順悔已無及少泉一疏高

義至文不意未邀。俞允似聞同時另有彈章殆真所謂前定者耶。

與張廉卿

前本擬邀閣下來金陵一晤今既有山東之行則此後相見之期殊未可知國藩今年衰態日增學業就荒計亦不復能再作文字正月曾作江忠烈神道碑足下視之不甚退否後生爲古文者遵義黎庶昌桐城吳汝綸可望有成也

致郭意城

國藩精神疲倦實已不堪事事比來眼澀殊甚舌端無故蹇鈍夢魂無故驚怖撫躬循分決當解位謝事乃以僧邸之變又有

山東之役已於五月二十五日交卸督篆二十八日解纜將由清江進駐徐州全撤金陵之湘勇而新招三千人挈之以北又調壽春易鎮皖南劉鎮之老湘營各三千人少塋所撥淮勇萬七千人步隊本不爲少惟賊騎遯萬非練馬隊二三千不能制敵而清江以北糧運極艱柴草尤少殊非南軍所宜久困兵間重荷茲任顛躓殆不遠耳憚帥罷官之後幾至無以自存廉正深可欽敬然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自古歎之役泉中丞莅任後聞台從不一入城市深閉固拒踰於段干自不容以鹽局瑣事更溷清聽歐建吾稱以漢局相累則告者過也霞老一疏乃大爲吾輩吐氣胡張覆奏東局各情僕乃一無所聞墨白貿亂甯

獨此哉

致喬鶴齋中丞

湯守壽銘頃來一見語及聯絡各圩總須識紳耆圩主之可靠者宣道鄙意漸冀各圩與官兵通同一氣庶不至相率從捻渠因言其戚蕭縣王某亦大族可靠之圩弟請其親至蕭縣一爲勸導渠因離營太久急欲回尊處銷差特此奉告大約不過多耽擱半月耳

覆李眉生

頃已移居陸營而淮水盛漲一片汪洋各營盤皆築隄捍水猶不可恃已將八營渡過南岸老湘六營明日亦卽南渡國藩所

住營址尙高於水尺餘斷難久居治淮水災已成臨淮苦境異常乃知昔日濱江行兵皆樂國也賤軀它無所苦惟眼蒙日甚舌端蹇澀稍熱則汗出如注老嫗曰增時至則然無足怪者所至之處老幼困踣奄奄垂盡山童地赤誅求無已竇目不忍睹耳

致李宮保

省三來此小住三日仍回臨淮臨行請自練馬隊二營已面允之此外鼎樹盛及湘勇則不令其自練卽於吉林黑龍江察哈爾等處三千馬隊中挑選而分撥之幼泉及李恆清卽日當至徐州經理此事淮水盛漲所住之營築隄捍禦水高於內尺許

徽事務望速示曰內當發動也

覆李宮保

接惠書并摺件足以聞執利口爲任事者吐氣矣 諭旨亦平允暢達惟末世氣象醜正惡直波瀾撞激仍有尋隙報復之慮苟非極有關係如糞桶捐四千萬之類斷不能不動色相爭此外少有違言即可置之不問德門兄弟槩哉功業烜赫高明之家鬼神亦忌總宜處處多畱餘地以延無窮之祐徽軍給餉遣撤不辦一人後患方長拏辦首犯則變速而禍小否則變遲而禍恐更大東壩防軍進駐旌德殊可不必只要守住金陵安慶南昌他處且可聽其蹂躪未反之前不能先在先設防兵惟鍊

渠勉亭所籌巨款不可先發即可嚴檄止之若欠餉全清而更
叛則尤不值矣鄙意將鍊渠撤省聽參另委皖南道改駐蕪湖
將唐義謨及營官之劣者拏問而另檄每營交出刁勇二人如
以爲可務祈迅速回示卽發也

致馬穀山中丞

仁和邵位西十一年殉杭城之難已蒙閣下於下車時專案具
奏足以表章潛德碩學乃其長子順年其配余恭人又於今年
六七月先後棄世遠近傷悼今其次子順國及其壻鄧興儀扶
櫬歸葬於杭將與位西葬衣冠之柩同爲一穴前已函託靳芝
亭照料一切敬求仁人君子俯加存恤至爲感禱

致李後京中丞

昨奉 寄諭飭國藩進駐河南之許州不行則既違屢次 詔旨又失豫省民望遠行則迭次之奏議不符行軍之局勢全散進退兩難焦灼無似接省三軍問信謂賊已渡黃河而東志在決犯山東果爾則許州之行自可中輟惟橋山事嚴之時又恐震驚畿輔聞擒匪此次北奔一日夜行百六十里尙過河二道飄忽若此將來何以制之鄙人自離金陵後公事較簡體氣稍適惟以捻事未了微軍生變憂灼莫釋耳

致閻丹初中丞

賊若果已渡運河而東或趨濟南或入東三府應令琴軒督率

全軍跟蹤追剿此次帶三千人至鉅野畱二千五百於濟甯頗嫌兵分力單若跟追則須全軍同行不耳更分官軍縱不如賊騎之速而有一軍尾之以行賊究有所顧忌不敢肆行擄掠又不敢西東三府爲久踞之計弟當續調歸德周軍進扼曹州海州一軍進扼沂州而徐州已去之馬步八千人則聽閣下相機調遣總期與潘軍爲犄角之勢若使賊在東境大受懲創則此後稍易爲力耳

覆閩丹初中丞

接惠書知防賊竄沂嶺已派楊營至滕縣防禦大慰大慰弟始則恐賊分二支由長溝韓莊兩路渡運而東業經寫入正摺旋

國寶未犯長溝又加一片補行聲敘而恐其由韓莊一帶渡
賊沂海則未嘗一刻稍釋今得閣下慮及此層私懷爲之稍開
賊既東竄非北窺濟泰東三府卽南窺沂海裹下河未必肯不
大掠而還歸求閣下更於此加意或令一軍在滕嶧防遏於微
山湖之東令一軍在魚沛跟追於微山湖之西尤爲周密琴軒
可出境追剿否昨有一牘商辦想入荃鑒自賊破銅山境之辛
永集後羣捻游繹於銅沛二邑已閱四五日似非遽回皖豫者
長溝卒未搶渡若南路亦不得渡運則東省稍紓而大局亦歸
於一條鞭耳

與彭杏南

聞表弟在鄉勤儉謹慎不改寒素風味至以爲慰我邑文武擢紳在籍者多惟得三數有識者清儉敬慎以爲之倡則眾人倣效漸成風氣望弟以此義爲先導也

致閻丹初中丞

潯琴軒來此弟與之論王伯尊英時明決荷閣下激賞非常當能卓有表見因託伊照料陶鎔並商同紫一處琴軒以爲伯尊必求振奮有爲不可但用舊營必須另募新勇改弦更張因言山東銀錢絲毫皆當咨奏歷年均有定式哨勇薪糧悉從節省各營均有定章未可一旦更改尤未便一人獨優弟以伯尊必募新營盡脫束省科曰縱不用做處四兩二錢之例亦須用三

兩六錢之例或實係山東之營而託名隸鄙人之部若帶三四營除在山東藩庫應領例銀外餘由做台津貼若干長依潘營左右朝夕不離全用湘軍淮勇之法使伯尊得以另開生面而閣下亦得干城腹心之寄於奏咨報銷亦無妨礙如尊意以爲可則請閣下督同伯尊熟商辦理

致彭宮保

胡蓮舫到此密談三日而別精神意興雖好而酒後頗露老態甲寅乙卯閒同事之人今已寥寥縱衰頹亦難得耳長江水師營制事宜核定已逾半月因提督本應兼用文武不知何時始專用武臣寫信至金陵一查究未查出提督養廉尊意請加一

信而隨意則加兩倍此外則皆已核減凡減處皆再三斟酌一則恐干部祿二則恐將來營規日壞歸咎於初議者之官太多餉太優也其與尊意不合處尙祈詳示

覆查宮保

頃接大咨將水師營制事宜籤出各條極爲精審卽當一一更正惟口糧一節三兩微嫌其多但原議二兩部中亦不免駁飭而此案接奉部覆後吾輩終不免續有中陶不如卽照尊指寬畱地步惟兵丁旣遠勝於馬糧則官總兵以至千把之廉俸亦似宜優於陸軍雪琴原議比陸營之官均加一倍似不能如此立言鄙意酌加三分之一可否務望星速示復鎗礮固屬目前

計需之物而輪船亦不可不趕緊試造造成此物則顯以定中國之人心卽隱以折彼族之異謀敝處試造三年刻楮不成有同兒戲亦當效愚公移山勉卒此功金陵軍械所卽請閣下裁撤歸併上海之鐵廠鑄礮與輪舟二者兼營并舉似須派司道大員總理其事兩生可以遙領否

與陳舫仙

出處之道亦不可苟司道位高而無權處易及三四之地縱不多凶亦頗多懼本難時措咸宜惟遽行引疾求去恐糊惠有難枉之道陳文無可適之邦似宜姑忍以待時反求以自責卽不甚獲乎上但能見信於僚屬亦足展布一二晉省守令中賞識

幾人可否開單見示

致張敬堂

打仗用二字陣最好前一層打衝鋒後一層排立不動最易取勝屢試屢驗若被擒匪四面包圍卽將二字陣變作方城陣前一層站前左兩方後一層站右後兩方亦足自保除一字陣外操此兩陣足矣

覆劉霞仙中丞

魏疇先來營接惠書并荷開成后經之賜感愧無涯自台旆重臨關輔西事日棘頃聞蘭州兵變殘殺湘人頗多并云督署受害尤慘不知貞階果與於難否原摺自慶陽回省盡法懲治否

總老不爲粵人所悅又與同事相構久慮難安其位亦卒無恙
今之忽然以去聞係左帥兩疏保薦蔣劉宜撫羊城不有廢者
彼何以興筠公纏綿悱惻而心懷頗嫌弦緊自入粵後無一適
意之事今戈矛起自同里不知能自遣否國藩接辦擒匪已閱
一年賊騎逾萬襄甯曰多事好避兵而行不輕與官兵接仗而
偶爾接仗亦復凶悍異常三月初開淮軍卽兩次小挫自後雖
屢獲勝仗洎未能損其精銳殆與北魏之末暨元末明末各流
寇相近破敵之方毫無把握鄙人精力日頽目昏齒疼不耐煩
劇自度不足了此一股曾有一函請少帥來此接辦渠深以不
兼地方餉項無着爲慮聞洋人在京要挾百端勢將棄好稱兵

計洋捻甘回共三大患殊不知所屆也陳蔡之厄來書所指敝處亦略有所聞大約講義理之學而居崇高之位則讀書知人曉事三者闕一不可某公讀書本儉而又不知人不曉事流弊一至於此吾輩亦頗負清望尤不能不於此三者猛省而精求之

覆李宮保

運河非常盛漲未接各處文報不知賊蹤果至何處省三近在徐州亦因水隔無信積潑盈途恐不能拔隊西行劉楊諸軍恐不能跟追光六而濟淮鳳泗悉成澤國民房淹沒殆盡難民數十萬轉瞬又成流寇實堪憂灼春霆雖久處鄂垣而所部於五

月十一日自黃州渡江駐上巴河去固始六安均不過三四百里馬隊帳棚已齊所短者僅步隊帳棚如其警急應可由湖北趕發一赴敵也

與潘琴軒

劉張湘軍一經分防派汎將來不能抽出游擊自以不分爲妥卽仲良少銘兩軍雖經檄令赴沙河西南進剿但目下大局專以辦成河防爲重如須畱劉楊暫紮沙河之西亦請閣下與省三會商畱之若河以東有銘鼎盛樹四軍與之設防河以西有劉張劉楊四軍扼守堵禦似於防河之局更有把握此公牘所未言者特以私函奉告請閣下與省三仲良壽卿密函定奪如

賊尙徘徊於河西附近各屬則劉張劉楊四軍決當留於河西與賊周旋騰出河東四軍得以專力興工如賊西竄已遠則鄂豫有鮑郭彭熊諸軍六安有王永勝一軍亦尙不至決裂

覆朱久香

前由昌期處寄到密示以要語不敢假手他人病中久稽裁復歉甚英部史程名望俱劣史尤物議紛紛在懷遠與中丞說及在亳州亦爲方伯言之並聞皖軍均有騷擾之弊諸將歷稟近況咸言皖勇每月僅發銀八錢合之米價等每月才得二兩較之湘淮各軍親兵四兩五錢散勇四兩二錢長夫三兩者固有霄壤之別卽較之齊豫各軍亦尙覺厚薄懸殊竇有難於整頓

之處來示獨斷獨行爲朝野除害無復待人商辦免致掣肘云
云深感相愛之厚今日之事有不能直情徑行者去年兩奉
諭旨查辦劾去豫撫今年豫事卽多齟齬不如齊皖之易於商
量晚平曰兢兢恐蹈古來權臣剛愎之咎但思委曲求全不敢
氣陵同列也今年傷暑遺疾衰態驟增久任艱鉅必至債事貽
羞知我如何如何

與李眉生

昨十三日已具片請續假一月未經咨行他處甚恐遠近紛紛
訛譏將來如請開缺亦不敢遽請離營以明臣子惓惓之義而
精力衰頹不堪再膺艱鉅恐誤剿捻大局亦不能不及時陳明

愈久則貽誤愈巨矣

覆李幼泉

來示閱悉外人譏議一層猶可姑置弗問汝甯爲適中四戰之地周口守地而非戰地二語精切不磨拔隊宜速進仗宜緩二語尤爲打捻金丹要訣鄙人爲物議所交譏益自初辦捻之始兩三月已招眾謗故難挽回有此數端閣下自以速進汝甯爲妥敝處卽刻辦札耳

覆李宮保

任賴賊股近日不知竄往何處春霆自奏請入鄂先剿東股計當由鄧州而南二劉由唐新而南周張由麻黃而西幼泉復赴

汝甯合之鄂兵實亦不薄不知能痛加懲創否齊羅不遽入關
擬令壽卿西去以塞秦人之望先以函示之不遽奏咨恐又以
空文貽笑中外也敝處辦就簡明清單本擬年內出奏惟各單
分起而未分年似嫌太簡茲將摺單并送尊處一閱是否可用
祈核定發還

覆劉韞齋府尹

承示訛傳一節殊爲可訝兄弟同膺璽寄門第太盛即使事事
謹慎尙不免於疑謗況時有檢束不及者乎舍弟處望老夫子
常惠箴言俾免咎戾至幸至禱自七月不雨直至臘底三江兩
湖及齊豫折閱等省大致相同明歲荒歉之處爲地必廣流寇

宋平深慮飢歲乘之國藩雖得開各缺然不敢作局外之想此等大患可憂有倍於擒匪者想台端有同情也

覆李宮保

接惠書殷殷勸駕回任金陵於國藩私計甚便惟作星使則告病甚重回金陵則痊愈甚速此非取巧而何豈能不爲一二有識所笑且不能多見賓客多關文牘此自知最明亦閣下所深知者僕辛苦多年何必於晚節戀此一官致損物望現雖奏明由徐接印而三月必奏請開缺從此不居極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至閣下既赴前敵僕在徐州必將後路妥爲照料俟會晤商定再行密奏春霆一軍鄙意欲卽留之東路曾函商尊處

閣下出省後一切皆應由左右專主此事是最大關鍵請煥妥
辦迅速見示爲荷

襄郭意城

國藩不肖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命在後君子
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
是以屢疏辭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實不能多閱文牘多見賓客
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不求離營以圖安逸乃疏上後外
間紛紛揣擬匪夷所慮不知長沙桑梓置議何如世人蹈常習
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謂天下必不應有如此豈人人
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

題朱堯階

弟若回金陵不管軍務則迹涉取巧斷不肯爲若駐紮徐州泊
軍而兼作江督則精力已衰實難兼顧是以決計於三月再辭
江督之任專辦軍務但受 恩深重不敢回籍休養置身局外
耳弟現於進退之際極知慎重禍福雖有前定問心總求無愧
謹以爲老友告

覆劉霞仙中丞

敝處於十月初十接賊竄陝西之報決計調靈軍援秦未朝之
前遲延半月而始能定策既調之後遲延月餘而迄未成行僕
與春靈皆不能無咎而秦中米糧極艱兵勇視爲畏途亦勢有

不敢遽前者想亮之也。越臘月初改調老湘諸軍入關。劉壽卿聞命卽行。差強人意。乃未入潼關而秦軍有灃橋之敗。既抵西安而張敬堂有正月六日殉難之變。此則事機不順。天實爲之。敬堂學識闊遠。志行堅卓。習勞耐苦。十倍時流。其傾服閣下。結諸夢寐。方藝練習兵事。培成國器。不謂裂戶關輔。百無一成。僕竇負渠夫。復何言計。閣下慟哭敬堂。亦卽浩然歸矣。

致李後泉制軍

霆軍奏歸。虜統斷無因一公稟而卽改歸。宋統之理亦斷無聽。鄧譚唐黃等分統之理。鄙意以全行道撤爲是。舍弟頗慮其倉卒生變。或酌留譚勝達。唐仁廉兩軍各三千人。調譚赴周口歸。

少帥處唐赴安慶歸做處而將其餘各營遣散似比全撤者稍
爲易辦請與舍弟商定飛速見示僕與少帥會檄行之可也

致劉韞齋中丞

次請近狀究竟如何如其軍屹然自立足以有爲自應始終其
事求寬籌餉需濟之如審度斷難立功似須另謀良將無令次
青再有蹉跌而湘餉亦不虛糜想蘊籌已與筱帥熟商及此矣

與王叶庭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
凡事皆無根抵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
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

也

與陳松生

愚近日精神迥不如前說話稍多則舌端蹇澀中氣接續不上
閱牘稍多則心若疼痛不能堪者實不願久居此繁冗重大之
缺而又不能遽圖退休惟恐衰老之年蹈於大戾常用兢兢尊
庭近多不順亦惟以堅忍平和處之不可過於焦急反致有損
身體至囑至囑

致黃莘農中丞

侍回任金陵倏逾半年孱軀衰態日增不能多見人客不能細
核公牘實屬療官曠職以捻患方殷未敢輕言引退然時時以

不稱斯位爲懼如負重咎上年溥致菲儀略表微忱於昔年艱
難之際閣下代籌巨款未能酬謝萬一也迺蒙遠錫珍裘尤抱
不安茲備菲儀五百金託文輔卿觀察轉呈伏希莞存閣下退
處山林斷不敢勞酬答倘復言及報禮必將前賜之珍裘一并
璧還幸勿客氣諸希心鑒

致李宮保

長江水師章程自四年臘底會奏五年五月部議覆准至今未
將應補各缺奏補實難再緩各處履歷久已送齊惟籌部水軍
將弁履歷未到雪琴屢次函託敝處一催務望迅速辦齊咨送
年內必須出奏至要至要

裴彭宮保

連接數信久未裁復愧悚無似捻匪徘徊山東方以冬深冰堅
渡黃北竄爲慮幸十月下旬氣機大轉劉酋三一捷於安邱再
捷於贛榆其收降之賊目竟於二十四日擊斃任柱捻中去此
巨酋與粵匪去四眼狗相似深堪慶幸舍沅弟已於十六日奉
旨准其開缺回籍調理郭遠堂調補鄂撫何小宋護理如賊
不能渡運而西鄂事當有轉機否則兵災旱災水災之外近又
有非常之火災鄂幾岌岌不可終日矣各營補缺履歷惟少泉
處未到僕已寫信催之

致王靜菴

同治三年閣下遭年伯母大故因問及貴本家鴻飛言閣下以陝西兵事方殷將寄居京師弟作函奉唁託敝同鄉皮筱舫戶部在京覓交渠旋覆信言閣下並未到京已將原函覓寄陝西云云不料此函竟爾浮沈未達函中曾言備具薄贖三百金詢及應否寄京抑或寄陝函既未達則並此虛儀而未陳於閣下之前愧悚何極茲再寄三百金託陳舫仙廉訪轉交求閣下於春秋家祭之便代治酒肴陳於年伯母之神而告以此年姪曾某補昔年賻櫨之儀者或蒙九原歆鑒至荷至荷弟年未六十而老態日增不能多見賓客不能勤閱公牘有癯厥官深用爲愧不知尊體近復何如

致劉峴莊中丞

印渠制軍至敝處小住三日返棹已過蕪湖東北風多不久當可抵潯渠意不願迂道南昌弟述尊處延跂之殷渠恐江西熱人太多憚於酬應不知果可與閣下勉圖良覲否聞帶勇回籍之舉係官相密片所請陷穽下石相煎太急頃富都統來此代爲不平並稱印帥受穆公之陵侮人所難堪而直隸之官紳軍民無人不服其忠勤而惜其去弟於印帥歸時欷歔不忍別聞富公之言尤爲感慨仕途險巇使爲善者增懼想閣下必有以厚慰之也

致李申夫

湖南近歲保至一二品者過多攜貲回籍者亦頗不少習俗奢靡隨意花去仍自無以爲生又有哥匪誘煽論者謂吾鄉將不免於兵劫昔亦曾與閣下論及近來察看究竟何如果如眾意之所慮否聞唐桂生之兄義謨病似瘋症係因徽州鬪餉徐州提訊過於驚恐所致聞之不勝惻然其家近狀何如頗有餘資足以自贍否易芸陔當知其詳乞細詢見示僕待部將不尙姑息聞失之嚴自不能無怨言所自信者患難相卹之念歷久不忘唐家如果太苛尙當設法周濟之朱雲巖所處較豐則此間有所聞矣

覆丁雨生中丞

摺稿已酌定一二祈核正繕發解洋礮亦係尋常事件仍以專
差爲是不必由驛國初凡奏牘無不由驛者雍正間始有摺
匣專差奏事與由驛並行不悖乾隆以來亦不以專差爲是發
驛爲非也道光末始有常件不應發報之說其實並非掌故今
則習爲常例吾輩亦宜循而行之不必立異洋礮等件覆奏時
不必會列敝衙總署係以私情相商閣下不必以官話應之卓
見以爲何如

覆黃恕皆侍郎

閏三月閒霆營撤遣之際在黃梅幾釀大變游勇哥匪聚至三
四千人乘霆營不還之徒明脅暗勾叛在呼吸乃被黃梅團勇

擒斬數百晷然瓦解首匪已除餘黨消散目下霆軍遣去十分之七僅留八營當無他慮實天意之悔禍非人謀所能濟自金口叛變以來弟無日不以霆營爲憂茲幸消弭無事鮑公得以保全令名弟亦免於譏議附告以慰垂廬此外可慮者惟哥老會爲最吾鄉在軍營保至大官者往往豐衣美食廣交濫用費資用罄復思再出如向日求財求官之易不可得矣若能保今歲明歲若輩不羣起滋事則吾鄉乃可保爲安土而吳楚不至再見兵革耳

與陳炳仙

潘伊卿觀察近年說量日進

接物處事諸臻妥善金陵寅僚翁

然稱之本年督修運河隄工冒雨督役晝夜辛勤事竣之後曷
役紳民同聲感頌物望日隆方冀重加委任漸肩艱鉅成就正
未可量不料一病經月誤於庸醫竟致不起在揚州病篤以輪
舟迎歸甫入金陵寓館卽已氣絕不獲與其老親一言爲別尤
爲可傷僕輓以聯云還家便永訣痛高堂七十歲倚門倚闥知
九原定呼憾事治水甫成功念下河百萬戶已饑已溺拚一死
永與生民知閣下與渠至交特以奉告吾邑極盛之餘近事頗
多不順殊爲危慮

覆朱修伯

頃開兩奉 寄諭飭俟遣勇事件妥協再行北上總署來函亦

囑俟揚州教堂事竣再行起程弟思揚州一案至府縣撤委酌
增銀兩實已格外寬柔無可再遜無論弟或去或留萬不致於
決裂撤勇既經籌定有著之款必可安靜無事若必一律妥協
則必四五箇月乃可撤竣外間紛紛恐散勇滋事殊屬過慮少
與遲迴則可久留此間諸多不便擬交印後料簡兼旬卽奏明
起程以著急欲展 觀之忱未審果當於理否

覆李中堂

接惠書知濟甯以南風利行速想幼荃省三次銷接晤矣國藩
本擬於二十五日成行在於草鞋夾舟次與閣下暢談數日近
與幕僚熟商下關以下並無街市吾二人停泊該處而文武百

僚皆須在江干伺候數日非所以示體恤而馬帥及司道大員亦不免牽率遠行心殊不安茲僕改於十一月初四日啟行計二十四五郊迎台旆可爲握手十日之歡賤內病尙未痊頃專船接費伯雄渠尙在滬未歸也

覆丁雨生中丞

江蘇水師事宜摺僕與李爵相馬穀山帥熟商亦與閣下所見略同因改爲請 旨敕下李馬暨尊處各抒所見得三公者先後馳奏此事必可愈推愈廣愈講愈精鄙人欲令三江兩湖之人狎於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廠自輪舟至各式船隻中國工匠省省皆能成造庶幾漸有可用之器漸有可用之兵一旦有

良將出焉則不至豪無憑藉與閣下捍禦外洋之志似亦小異而大同也

覆馬制軍

聚慮月餘遽爾執別願言之懷良不可任國藩於初六日抵揚州初八日解纜北行閩中送來艇船在瓜洲錯過未得一爲驗閱已囑李質堂軍門帶同閩員卽赴金陵請閣下親爲核驗三江兩湖堅木甚少不知可仿照試造否如不能試造或買閩粵及外洋堅木載至江楚成造或派員至閩粵請其代造二者孰爲結實孰爲合用均請鴻臚酌核長江水師五省各出經費十六萬金雖尙未出奏業經會咨定案頃接湖南咨以援黔需款

提鉅欠餉甚多請俟援黔事竣再出此款竊以分撥已定歸標
在卽一省不出卽全局皆散而湖南欠餉極多眾所共知不便
十分相強擬卽日函商劉總帥請其暫認出十萬八萬或十二
萬之數其不足者請尊處於湘鹽督銷局酌撥若干湊足十六
萬之數彌縫大局俟援黔事竣仍全歸湖南釐局撥出以符初
議觀湖南來咨似欲請湖北代出不知何指聞湖北欠餉尙多
李揆帥履任後可將京餉略爲減少未必遽有餘力目下長江
規制初定惟求兩公彌縫補救無令鄙人大蒙譏議至於將來
損益昨拙疏中又請沿江督撫續議三年內尙可酌改也

致錢調甫

十七日 陛辭具揭 陳直隸應辦事宜 請調閣下與諸君子
來此相助 於調省之員 嚴立禁防 敝疏詳爲陳明 軍機亦
加原奏作爲 特旨調動之 辭免干部 駁然直隸之苦 遠行之
勞 雖不駁詰 鄙人之抱歉如故也 求閣下與作梅惠然速來爲
之先導 諸君子或亦歡然戾止 則此間兆民之福也 少泉揆帥
久無信息 不審何時赴鄂 省三如未起程 敬求尊處代爲諄催
國藩已奏明銘軍決不他調 目下秦中極爲得手 更無西征之
理

覆黃恕皆侍郎

弟在京月餘 荷蒙寵召 盛筵親以佳什 情文稠疊 重續古歡 雖

尚未暢所欲言而已解帶寫誠披襟吐懷稍慰十載飢渴出京
後在永定河查閱數日二月二日接篆視事此間公牘似較之
江表微多規模於六部相近刑名案件極多甲於各省弟雖曾
署刑部而於律例素未研究今乃如八十阿婆初學作羹既食
性之不諳且捩手而輒覆自愧亦自笑也姻事不攔門地但求
佳子弟善讀書不務外者湘省不可必得不知鄂省同鄉可一
詢訪否

覆李中堂

太夫人七十榮壽僕以冬末春初在途在京恩遽之際不及料
理祝賀儀物悚仄無似臘月二十四五在內閣會議和約各督

撫六年冬之覆奏信函陳堂上卽有盛贊馬穀山之摺者正月三日醕邸上疏卽指穀帥函中有修約無事則維持在王大臣修約決裂則維持在各省督撫等語初七覆奏卽有寄諭詢馬帥有何把握頃接穀山信鈔摺見示言此四句並非渠覆總署函中語想係醕邸誤指他人之信爲馬信矣然恭邸重在和局醕邸重在戰守物論與醕者較多文與譚董三公力持直隸必練六軍之議亦係恐撫局一朝決裂後人責總署漫無籌備也直督職應練兵設備義無可辭特鄙人暮年弩末又無可恃之統將自度乏自強之道故去秋寄諭以六軍之去留待僕而定至今尙未覆奏在京稍察物情於閣下均無閒言申表

平日自命專從愛民上致力到湘後拂亂若此近日如渠及舫
仙均足見僕無知人之明矣

致彭宮保

閣下回籍後聞雲野鶴之身不能再出治事去年臘月曾與樞
廷五公言之今年正月三日醇邸疏請 召見宿將厚菴與閣
下均在其中後二日僕見樞廷賀公詳言閣下勞苦已久病根
已深必須謝絕世事養病深山三五年後或可復元目下瘦骨
支離斷難任事請無以 寄諭召令進京寶公比已允許並請
轉告恭邸及諸公如一二年有 旨宣召似可照鄙人所自恭
疏辭謝俟尊體全愈再行從長計議

與李健齋

昔年令尊忠武公雖有不悅之人從不形諸詞色如昆弟皆不以刻泉中丞爲然勇毅公會經說及忠武公未嘗說也願足下力法家訓專從忍耐字上用功內則讀書習字令人起敬外則忍氣寡言令人起慕則可以慰僕之望卽可以慰忠武公於九原矣